

冠縣志卷之九

藝文志

自藝文有志其著錄者若干卷而學者自爲之書亦附見焉歷代因之而天祿石渠之所藏校書正字之所掌班班可考也邑志雖小然亦國史之散見者也冠之賢士大夫著述何可勝道然在掌故不具載載有功於時政民生者以備史官之採錄云志藝文

趙氏先塋碑記

金尚書省左
司員外郎

元好問

太原人

卷之九

一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爲邑丞大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陞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宏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著軍中都提控弟雍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已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爲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疆敵之間率創罷之民爲守城計百誘而不變百



戰而不阻人事既窮與我俱陷概之當世孰與倫比
天錫既隸今行台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效及再
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古
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攘斂之際闢田疇於榛
莽之域重爲公所錄假之旄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
事上於台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
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殞昭穆具舉松楸百年而
有旌矣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
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

卷之九

二

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爲縣人宋靖
康初侯之會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詔見
數年後北歸授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居
大父諱成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所有以
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
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
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
稱嘆故有令丞之譽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
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絕其世者

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爲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乘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蓋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爲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尙內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爲上僭者所奪於夫

卷之九

三

人也搗斥如媵侍凌轢如囚虜并曰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旣沒之後葬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爲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以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况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勉強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祿方來乃今野服蕭

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事並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元好問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惟馳逐射獵之事蒞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旣成恬不知怪惟侯在軍校中日以文史自隨延

卷之九

四

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雅詠揮塵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原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爲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成明昌中歲饑發粟賑貧爲鄉曲所歸考諱材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於王事事見先塋碑記此不具

載侯卽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族大安末侯始
冠卽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洛水縣酒罷官歸遂
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洛水洛州防
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充冠氏令耕稼旣廢城邑無所
恃乃挈縣人避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台
特進公於青崖固行台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
以功授冠氏令俄選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
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業已
事行台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

卷之九

五

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未幾破義斌
於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
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選冠氏先是故帥李全
爲義斌所攻旣降之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
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全已在大名不
數月又結蘇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侗主兵柄日以
取冠氏爲計侯每戰每勝氣不少衰某月侗自將萬
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日夜侗度不能下乘
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於北庭所上便民事皆

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
正月黃龍堰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
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成
南征駐兵蘄黃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
日春秋五十終於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
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賁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
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答里甲幼在
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義所嚮必奉
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

卷之九

六

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也人
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爲贖卹之脫之於奴虜活之於
屠戮者前後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
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
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農
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
境之內獨爲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
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歎以爲侯之才蓋有大過
人者矣大概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

其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議論之所薰
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賈志以
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
某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
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於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爲
請予往客陽平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
就養於太原侯流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
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
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

卷之九

七

情所不忍惟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
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銘曰趙
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風雲志騫騰伯府選勞迺進登
樹之旅旄冠氏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癯之民侯所
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逋亡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
載登昔無粗蔴今纒繒賓禮師儒講顏曾奕邑子弟
前伏膺絃歌洋洋遍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繁誰宏
之侯所宏仁心爲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爲
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咨

爾嗣人其敬承

紫微觀記

元好問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卽棄家爲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廡之制初亦甚陋乞名於邱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爲之起殿閣立堂宇至於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於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爲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爲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於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

卷之九

八

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普爲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卑始欲爲怪而卒爲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於方

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純一
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邱劉諸人和之本於
靜之說而無黃冠襪履之妄叅以禪定之習而無
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
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
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
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
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
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

卷之九

九

以來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
章蚩蚩之民靡所趨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
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
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
之之事且不可見况附於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
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
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
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
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

衰消長有數存焉於其間亦難於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於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漫爲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好問記

贈嘉議大夫追封京兆郡侯杜公神道碑銘

元翰林學士
張士觀
承旨

延祐三年正月制贈嘉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杜溥大父璵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考楨嘉

卷之九

十

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爵皆京兆郡侯祖妣孔氏妣石氏 氏皆京兆郡夫人溥 命告於

其廟矣六月召爲督漕運使至京師持棣縣儒學教授張澤所狀嘉議公之平生請曰先考棄諸孤穴木已拱溥等官役南北靡遑寧處以致旌記寂寥

蒙恩例追榮再世幸吾子賜之文使潛德闇而復彰溥等不孝之罪庶幾少追也至元甲午予官陽平嘗聞善人杜公砥節勵行爲郡舊族居家謹蒞事寬恩惠及人恨不及見之及與諸子遊皆信厚明健可尙

而天濟溥列位通顯揚歷中外蓋知上世之所積有
自予旣向以弗獲識公爲恨又辱交於諸子甚熟溥
之請其可辭乎按狀公字彥通世家陽平系出唐尙
書僕射蔡公之後金季族屬播越譜牒散逸高祖
清會祖近韜嗇弗耀祖觀大定二十一年捷詞賦乙
科官承事侍郎鷄澤縣令妣郭氏二子長卽亞中公
次日瓚家素饒財樂周急賑乏以義斷雄鄉曲貞祐
兵荒民相食親舊士庶多往依之日廩數十人拊視
備至皆賴以生公自幼躋卓異常弁歲怙恃俱失家

卷之九

七

事益索事叔父母以孝聞祇意承歡爲養必豐及壽
終喪葬皆如禮旣冠以良家子推擇爲吏用法平恕
不爲深文小苛訟者自以無寃及司筦庫儲度裕而
出納公終始無絲髮愆 年五十棄職歸田里安於
恬退以家事付其子澤課童僕樹藝幅巾藜杖徜徉
阡陌間遇故友談笑道舊怡然自適然在郡日久稔
習掌故守佐時時就訪之亦必爲之盡言或有變革
舊政紛更具獄者從容謂之曰政有常憲自非僞弊
根底而輒革之未必便於民獄有成案自非寃滯私

枉而輒更之適以啟滋繁之訟卒之皆如其言其善
根於心見之於事明允詳推類如此誠古之篤行君
子也故里人敬而重之目爲慈善杜公享年八十終
於家時至元己丑二月己巳也越辛未葬郡西杜府
北原之先塋公初娶崔氏後兩娶李氏子五人女二
人長曰澤崔出也次天濟由尙書省掾轉兵部主事
歷大司農都事同知南陽府事以能官著稱次溥亦
由尙書省掾出典郡邑以儒術飾吏事能持廉名入
拜監察御史遷河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改江南

卷之九

三

諸道行御史臺都事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
擢嘉興路總管秩滿授今職進階中大夫女適醫者
張欽前李氏出也次浩次淵女適郡吏 任重後李
氏出也男孫九人澤之子曰偉曰傑曰仁傑忠翊校
尉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司惠民場鹽司令天濟之
子曰儼將仕郎江陵路公安縣主簿溥娶夾谷氏封
京兆郡夫人郎 帥開府儀同三司皎哥之女孫也
子曰伋浩之子曰 淵之子曰仔曰倣曰何女孫三
人嘗謂善之益於人也宏矣孟子道性善則無不善

也擇善而固執之則又有存養省察之功焉性雖同而情之流或異其發而契於理爲善言行而契於理爲善事修之於身爲善人施之於物爲善惠傳之子孫則蕃衍盛昌奕世載德天報隨之捷若枹鼓擇之精則執之固積之厚則報之豐世降道衰至謂從善如登而文吏三尺法刻深詆欺舞文以悚利當其情者屈法以原之不當其情節罪以就法然其報徵已昭然可攷若杜公之積善誠不多得而肖嗣振其家通金龜紆紫綬英聲茂寔昭著耳目今人積田土以

卷之九

十三

望豐熟廣貨產以致贏餘或水旱之不時聚散之非常是皆不可必者也惟積善必獲報予於杜公見之矣使陽平之人皆如杜公旣以積之身又以訓其子若孫則俗化可敦而淳風可復亦予所深望焉大哉善乎固人道之標的天理之昭著者也是宜銘銘曰公有世德昉基於唐宜爾後昆百世其昌陽平之裔其德允臧惟公克承豈弟慈祥奉法以寬飾躬向方曰善之積旣久彌彰種之於心不莠不稂傳之於後其穫穰穰

挺器圭璋朱轡霈澍白簡凝霜

擴而充之是殆濫觴西北原喬木蒼蒼泰定元年
甲子七月立石

冠州廟學記

元翰林學士

李

謙東阿人

冠氏學尙矣見於石刻者曰金貞元初知縣曾仔嘗
事增建而規制狹陋國初歲乙未左副元帥趙侯天
錫復加完葺逮至元七年陞縣爲州凡易數政興崇
良未暇也二十九年忠翊校尉監郡事脫脫鳩材市
木倡更作之役踰年奉訓大夫知州事趙文輝進義
校尉判官趙思益繼至更相勉勗爰舉斯役偕學正

卷之九

十四

都士周初廟堦爲地四畷有竒至是復益地四分之
三南北東皆達通衢明年承務郎監郡事青山承事
郎同知州事張士觀視事踵因前緒不懈益虔吏目
朱玉周榮祖實相其役中敞大成殿三間以位先聖
先師次爲堂曰明倫東西列序以舍師生外建櫺星
門繚以周垣又明年五月登仕郎姜選嗣爲判官其
年十月奉訓徐汝嘉來知是州爲大成門三間回廊
五十間圖史有藏烹飪有所旅陳有器學之制於是
備矣學正趙潤以記爲請州人素多讀書當河南初

下一時名士夫如遺山元公紫陽楊公左山商公諸人皆流寓于此逮及六十餘年殘膏賸馥沾溉後人故未泯也矧今僉憲司事趙璧按治是郡而監郡守倅相繼得人尊體國家崇化勵賢之意其化行俗美人材輩出治績當最諸郡謙老矣尙及見之大德元年九月初吉立石

方石刻文

黃逸民 邑人

冠氏廟學貞元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毀而廟

卷之九

十五

學獨在歲乙未左副元帥趙侯憫其摧圯復爲完補之學之制初儉狹侯就爲料理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於天性在軍旅中亦嘗文史自隨故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爾嗚呼吾邑爲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餘二萬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而乃因卑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惟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歎哉大德三年九月望日

先賢冉子仲弓祠記

明大學士 彭 時

孔門高弟冉雍字仲弓後追封爲薛公其墓在今冠縣之西北二十里王段村冠於春秋時爲晉冠氏邑居魯而墓晉其詳弗可考然自宋元以來墓側有祠以致時祀歲久圯廢無復有修葺之者冠庠司訓徐君嘗拜謁墓下慨然欲復前規而慮歲時往來之艱乃捐已貲及勸施於官民之好義者以助不足買地於縣治中得二畝立祠肖像以便祀事祠凡三間其前爲門榜曰冉薛公祠以天順二年十月告成致書

卷之九

六

京師介司勳郎中劉君濟求予文記之天順三年夏四月望日

重修冠縣廟學記

左都御史 王 越 黎陽人

東昌之冠縣古冠氏邑圖經載士風彬彬人多讀書蓋挹鄒魯之光華文獻邦也宏治三年庚戌邵侯來宰于是視篆卽入學拜謁孔子退而徘徊顧覽曰學校六事之首墮刺不治誰之責歟乃度地計工鳩材陶甃久而百需充裕庶民子來協力併作經始於辛亥二月丁未落成於癸丑歲十月丙子日以楹計之

凡百許其同寅二尹文水杜君智判簿內鄉劉君璽
司訓睢州符君璽陝州馬君銳暨蓮幕安州祁君聰
掌教沙陀王君靚繼至僉謀永圖命國子生陳豫學
生徐夢瀛郭鼎不遠三宿而來拜且言曰願記我侯
之德斯其幸侯之德惟公惟廉無暴征峻法使民以
時牧民以惠故首舉學校行有餘力爰及百廢高其
城深其池固其門禁次則雩禱有壇養濟有院更鼓
有樓司衙官府縣廳神廟煥然一新至於建修義倉
積粟五萬餘石適連歲荒歉賑貸復業者一千八百

卷之九

七

有奇全活者甚衆水次增倉漕運便利民稱邵父願
併記之昔李載知冠氏呂夷簡爲相賢而薦之今侯
實宰是邑善政如此豈無如夷簡者薦其賢以申其
道哉今特書刻石樹於學學校不朽則此石不朽侯
之名亦不朽可大爲縣令者勸侯諱繼成字善性河
南舞陽漢樊將軍食邑人將來名位未可量也宏治
九年七月吉日立

建啟聖公祠記

郭邦光 邑人

我皇上御極之六年大孝尊親明倫典成乃泰定古

今建綱常禮教之宜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於是追尊至聖先師孔子文考爲啟聖公特立一祠每當春秋釋奠必首事祠下然後迄廟事所以示有尊教民孝也先賢配享者顏子路曾子皙孔伯魚孟孫氏而先儒程伯溫朱喬年蔡季通附焉昔承唐以來並坐恩瀆崇子抑父之失湔陋洗弊式昭彝規惟冠氏邑距承詔制幾二十年莫克立祠浸遠玩替實墜教典南畿旌德姚侯來蒞茲土博學能文沉毅果斷通朗有遠識邑治久罷侯至與拊爬之百廢俱起姦宄遁

卷之九

六

葦善良蘇醒尤惇風教惟月若日乃首謁啟聖公時執事出主於明倫堂如故事侯注視大駭以時禋薦不敢問逡巡訖事卽謀諸邑掌教陳子以道司訓朱子紳姚子希夔慨然曰惟是爲聖天子廣孝錫類以正萬世祠典以假我先聖哲之靈而瀆慢乃若是咎惟在有司者不克任爾遂於明倫堂西陬度爲闕壤乃構堂三楹以奉神棲正法庭以容羅立伏拜周垣庭宇悉有規次乙巳上丁侯先時誓戒爵豆犧幣之數躬視惟謹比夜將事夙興搢笏率僚吏肅致祠下

爰歷殿廡雍雍秩秩先後有序神旣佑享和氣徊游
士類鬯悅禮成受禧而退茲惟休哉予惟古人謂司
民牧者非以專士疆督貨稅而已蓋將教孝弟俾斯
人以順於道抑是祠也爲父子天倫之所繫明教之
道莫先焉我侯獨於久廢之餘式起而新之使人由
庠序識大倫興發激勸油然而遷善遠罪之意則其
敷典棐彝宏獎風化之功顧可少與惟斯舉也雖興
禮樂可也邑之頌我侯者咸曰蒞政明作率履戒愼
而直弗媵阿于法莫撓使人畏若神明不敢犯且不
月旣望日

卷之九

九

建冠縣名宦鄉賢祠記

高尙志 邑人

先聖垂憲萬世故通祠天下淳耀今古而名宦鄉賢
爲一郡一邑之專祀附於其宮蓋合於法五得祀之
義邑當往時淪入金元典祀崩弛存者如綫自魯折
以下創建學宮歲增代積入聖朝來禮樂明備賢令
繼作自邵侯以下益事恢煥百度維新矣而獨於茲
祠未稱厥美愚自髫年獲遊芹泮之側則見木主歸

然名宦自唐御史大夫諡文憲李公以下若而人鄉
賢自北齊殿中御史路公以下若而人歆立偏側容
聚於兩楹之室間以文昌或曰寄焉墊陋狹隘至此
爲甚近加訪問則併其所謂偏側陋隘者寂已就亡
歛主於筭以時出祠官解然則斯祠名存爾已豈國
初草創作者方有事於先聖之建置未及一一盡制
而奉行之與抑承平之久文爲多故而未遑於此與
抑斯祠所系之重盛衰有時遭際有人而有待于今
日與旌德姚侯來蒞茲士深以沉湮是懼廼量地制

卷之九

三

用而鼎建之夫天生斯民庶而富富而教自民而士
也蓋千百而什一焉自士而進也蓋千百而什一焉
進而服官建功樹績亦或什一已焉耳夫士自韋布
以躋要廡立功業拔之愈艱而得之愈寡宜亦足以
爲榮且勸矣聖王猶以爲未也於是乎拔其卓異炳
其功業流其光耀宣其幽隱究其終始極其施報於
是乎斯祠興焉蓋士自服官立業而與是選者亦千
百而什一耳夫祿位可以時倖也而此奚倖之可容
哉是故宦達者羞苟榮賢敏者薄小就直期垂後之

烈以入聖賢之域胥從是出聖人作人之義可謂至
精至密者矣侯之可書者多而獨舉曠典於久墮之
後其功尤偉也哉侯名本寧國旌德人雪谿其別號
也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立

修築城堤並建敵樓記

邑令姚本旌德人

嘉靖辛丑夏予受命尹冠始至周砥城池堯堦淺涸
而東面傾圮尤甚蓋其地汚下稍遇積雨則爲水疇
故也越明年壬寅六月邊烽告警民用惶懼予迺重
築外堤一千二十丈有奇護之敵臺一十四座臺上

卷之九

三

爲樓堤內爲濠增濬益植工未越月表裏憑依若足
守禦適癸卯秋大雨水東面四臺又從而坍塌焉予
病歲葺之勞民也乃彙積城道暨官途之茨煨石而
甃砌之農賈拱手視成較昔頗爲完固偕僚友登而
落之時甲辰午日咸爲宜記予曰有司分耳曷庸是
僉曰曠於往昔而自今肇始茲不可不使後人知所
自也予曰是則然矣因書其顛末以識歲月云嘉靖
甲辰端陽後二日立

冠縣儒學續立科目題名記

姚本

國朝之制士登甲科者既錄之復立石太學刻其姓氏貫址而顏以文曰進士題名記其雋於鄉者梓而獻於朝藏於寢以傳於今後曰鄉試錄豐殺若二所以示勸崇垂久遠其義一也府州縣學記題名未概見於天下間有之者類多出於司事者感時而舉而於二者見之原其意卽所以體示勸垂久之義非有越於制君子固弗之異也冠縣學舊有石刻立基於天順癸未而紀事則自永樂王瑛氏始考其由立司教徐君感周正氏繼曠世之薦而設周之薦距宣德

卷之九

三

丙午錢濟氏歷年三十有七周之後又歷年十有三而程端氏薦於成化甲午嗣此四十九年無聞焉嘉靖紀元迄於今逾甲方二旬間以雋而薦於鄉者十一由雋而進於甲科者四其淬鱗奮甲揚翎振翮伺風霆而起者方濟濟乎不可量然則今日之續刻視徐子之創舉何如耶張君婁石以己丑第典禮曹高君貞菴以壬辰第由禮曹兼視內閣安君似山以乙未第居諫垣郭君龍崗方以新第未試凡所以正國體宣德意補袞職而樹功烈於無涯者顯然若東日

而徐四桐諸君抱玉待價咸恢恢乎有餘地然則他日銘彝鼎聲竹帛視今日之刻石又何如耶夫此一冠也昔若彼今若此將氣運升降數有定歟抑數學勤怠責有歸歟亦提撕勸相之方鼓舞激勵之道有善不善歟後之今今之昔也所以繼往所以開來其機獨無存乎機存乎石而弗克自鳴此陳二山諸君之有請也予之謬膺斯請而不獲辭也雖然猶有說焉名者實之昭也實者名之蘊也後觀者由實以得所昭由昭以覈所蘊是非權衡定於百世則其義豈止閭里之榮已哉我朝制石以題士本意或在此而宋司馬氏深致意於諫院記良不徒也有志斯刻者自與勉之嘉靖二十三年春三月立

冠縣補築吉固堤記

教諭 陳以道 安慶人

岡丘濱於衛河而冠氏比之河東故有堤不知昉何時甬起大名之南而北亘臨清所以防河漲也近維巨衝往來車馬凌躑因而頽決者若干處所維茲吉固寺併禮菜諸口爲冠患尤切且甚嘉靖庚寅秋河由茲口汜溢於冠直東汨堂邑與曹河合客歲甲辰

夏又大雨水聞諸父老咸謂生髮所未有漕河之溢已沒堂半而衛河漲入二口視庚寅不啻倍劇時維姚侯身親亟治而民從之多方捍衛者三晝夜冠始獲免侯進鄉民而諭之曰此特幸爾堤不補築患不終無也乃度春二月民間可使並二口而填之夫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不見是圖有備無患得兌與豫之道焉工告竣縣佐張君黃君囑予爲記予曰侯尹冠四年惠化殷流士民飫德凡瘳彰興革之政皆足以永言百世而民不能忘者此其一耳何拘拘於說云

卷之九

十四

僉曰非爲侯也前日之損焉知不再見於後世乎記之以告來者使知後日之補不可有負於今日云爾碑成附立碧霞宮北以宮之立亦爲堤計故也

戶部尙書李氏祖塋記

禮部尙書邱國子祭酒

濬瓊山人

距東昌府之西百餘里曰冠縣距冠縣之東二十里曰王村村有李韓二大族世爲婚姻而韓氏仕元有爲冠州同知者與丞相伯顏有連一時兩家族屬繁盛聲勢赫奕著聞遠近今韓族之裔猶有土居者而李氏則遷河南之襄城百餘年矣今戶部尙書李公

敏字公勉蓋來自冠氏者也公嘗謂予曰吾家自高祖以上皆葬冠之王村其兆域之存者有三相傳其一吾高祖諱珏公墓也公韓氏出纍然三塚去韓氏墓左十餘步經世變碑志不存然邑之人至今猶稱之曰李家墓云吾家來襄城自吾曾祖諱仲和公始曾祖以一人之身生育傳續今子孫幾於千指矣始發於吾以進士起家擢監察御史歷按察使左右布政副都御史兵部侍郎以至今官贈祖考皆尙書妣皆夫人推原所自非先德餘慶所鍾留骨所蔭安能

卷之九

五

至此乎先塋之在祖鄉者吾爲御史時親詣冠縣訪而得之乃培其封一奠焉旣而廉憲浙江再致奠獻今又二十三年矣吾族子孫衆多孰無孝思然道修力薄不能人人皆如願幸而山東方伯鄧公廷瓚宣化一方政舉民和下令所部於凡境內有前代名賢祠墓咸加封植禁樵採有司以吾祖塋聞者公乃命有司繚以崇墉樹以嘉木表以高閎曰李氏祖塋中如故事建享堂三間又捐俸資於墳之西售韓張二氏地五十畝以爲墓田給付二家以歲入之租供祀

事祭畢餽餘以享韓張之族經不云乎敬其父則子
悅鄧公所以爲我先人者其德豈可忘哉幸與子同
年登進士而鄧公亦同年也幸與我記之刻石樹之
墓道以示我後之人使吾李氏子孫雖居千里之外
得有所考而知其先塋所在剪遺墟之蕪剔碑石之
蘚而求其首丘以致奠焉世世相承引而弗替亦使
冠之人望其封樹而知其有主食其歲入而不敢乾
沒繼是而有官守於是邦者得其觀感倘或體方伯
之心而推廣之巡墓厲使無侵爭謹封植使無剪伐
千百世之下恒如一日焉莫大之幸也予聞公言喜
其思遠而慮周故不復措詞而述其言爲記

冠縣重修廟學記

教諭 葉如欒

冠縣爲東土首邑夙隸大名勝國時陞爲州其廟學
規模軒敞甲旁邑入我朝復省爲邑屬東昌廟學殊
未改圖歷歲久迄不能支宏治辛亥舞陽郡君繼成
知縣事嘗新之矣垂今幾四十年垣屋棟宇不能禦
震凌患其大成殿明倫堂容或稍固兩廡及神厨牲
房兩齋及庫庾號房胥凋弊漫漶甚僅存形迹耳見

者危之正德庚辰邑令夏侯視篆初輒修葺殿堂已極完備其他尙未遑及嘉靖乙酉予自樂平遷官來不可以目嘗與侯燕緒間及之侯毅然曰是誠在我爰集工材檄三尹汲郡張君洗董其役而丞崇川徐君容亦相其事經始於丙戌秋告落於丁亥春閱數月廢者興腐者新廟與學煥然其並美也使聖賢獻饗妥靈有宮師生游息肄業有地孰謂非侯績哉孰謂侯非篤於根本地哉矧陶禮器以隆祀事闡孔道以通文運侯於學校良無負矣使予師生坐享成功

卷之九

七

詎不知所自耶乃命匠氏入山伐石以紀功德願力不能具鏹幣徵言於大方家以揄揚其盛同寅暨諸生宮卿馬鈇輩請曰執事以文章爲教且知侯之深者尙何假手於人哉子曰名位不崇何以取重諸生強之予乃紀其實焉且慨念近時學士大夫讀聖賢書游學校門取科第陟華臚乃視聖賢爲秦越人視學校爲館傳舍者何限是皆忘乎本而得罪於名教者侯崛起等夷乃能以廟學爲首務而汲汲焉收功於宦成之時其賢於人也遠矣夫廟學之新成於賢

令學校之政修於吾輩然或不能以賢令作新之心爲心而不修其職業焉是負賢令也是負國家設此善地以儲養吾輩也尙當相與勉旃以經書爲階梯以禮義爲廉隅以倫理爲梁棟以聖賢爲必可師庶幾足慰良有司之作興也奚可視爲末圖而玩之侯名濬字惟深浙之姚江聞人登弘治甲子鄉進士第先世以科道顯作官有家法治邑多宦績不特於學校之一端予持是以告同寅諸生僉曰然遂鑿於石用垂永世俾後賢有所感發云嘉靖癸卯冬季月吉

卷之九

三

日立

冠縣增修儒學記

張鈇 邑人

我朝稽古定制凡府州若縣皆建學立教其學宮規制畧同乃其屢省時葺則存諸有司果能克拓改爲亦與之而不靳也顧人品不同趨向亦異從事修葺者或規近利或昧遠圖往往告成未幾摧頽又隨之矣乃茲吾何侯之舉有當於人心可以起予也已侯自下車釋菜謁廟諸皆見之至殿旁短垣屬目良久旣升堂問業諸生班列延滿墀下乃曰茲地也吾有

司首務諸不論殿所以妥聖靈今若茲何以崇敬堂所以宣聖化今若茲何以植教吾有司首務也則何事蓋自是修拓之謀無時不概於中矣顧役需於財而公帑匱疲憊不可責之力民罹於法而情真殊哀矜固常寬之贖勅罰易流於匿若綜核其資而砥役集事或至於徇情劑量其庸而程期復以專出入之攝將資乾沒之弊諷其終事之義遂吾使過之仁不棘不徐日積月累易撓弱之材賁漫漶之色垣墉之整一簣必堅茨蓋之覆一瓦必飭總學宮之舊而維

卷之九

无

新焉慮之無不悉處之無不當已乃其係觀望之重者或格於濶畧之久則謂有其舉之得則爲之自我作始又何讓焉濶泮池而甃以津梁新庠門而隆其基址撤所謂短垣者爲翼室附殿屬廡完渾靜深瞻對者衆嘆高堅美富之論誠不可萬一窺測也新明倫堂益以兩楹官師深拱侍者翼如講解樞趨浩乎正大高明之域將尊聞行知若綽有餘地也已時或老稚縱觀橋門之外莫不駭其完美之速且樂成於不識不知之餘也工師者獻能匠人者効力輸資暑

事者流熙然洒然傾心忘費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
勞粵若成周和會之日此治或庶幾也非歟人心感
應之神速如此學諭秦柳君偕其寅晉韓君楚蔡君
庠生徐術氏王延齡氏輩過北郊問記拜曰侯之修
拓學宮光明俊偉之心夫人有得於可見者乃其精
邃淵微經緯於中不能見者何限非有言以傳卽可
見者亦不能存且久矣公能無意乎哉愚謝而謂之
曰凡諸君所諭吾鄉人之心之更切者誠不能以衰
劣辭固願竊有請也夫祖宗建立之心三代聖王之

卷之九

三

心也經書端其業養正作聖之功科貢禮其進鄉舉
聖選之制法久而精意不泯政舉而神明在人諦觀
今日固鼎新一機會也非名師多士而誰望耶是故
爲之身而混然中處必盡吾之性寧學聖人而未
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焉夫是可謂辨志矣然其有事
也兢業於動靜言行之間誠篤於綱常倫理之懿無
所爲而爲善求自慊而無自欺焉夫是可謂務實矣
又以吾身存一日也則爲一日綱常之主倫理之篤
終始惟一仁爲已任斃而後已夫是可謂恒德矣果

能此道時而進也大則調元化育萬物次則庇一省
或郡與邑焉至於退藏則順父母宜兄弟刑家室宗
族鄉黨亦有所必正將不還比屋可封之俗俾雍熙
悠久之盛而無忝於所生也哉若安於故常溺於積
習甚至倚聖賢之門戶以濟其私則於今日修拓者
是爲毀瓦畫墁至於操戈入室矣天下又何賴焉諸
君皆喻之且過謂衰劣之意深而長也遂爲之記侯
名維河南太康人嘉靖四十一年仲秋吉旦立

冠縣創建施庄舖舍記

趙光遠

邑人

卷之九

三

冠西南距城二十里名施庄舖界接大名元城東土
監司往來時駐驂焉舊無庭宇每邁期作席舍編氓
苦其擾也賦篆者恒有修葺意弗果南畿古豐劉侯
以博雅之學卓犖之才屈宰茲土心存撫字政尙精
新累有樹立屹然不羣未越禩膏澤畢潤士庶庇德
胥銘心鑠骨矣緣公務抵施庄廉知故事卽慨然曰
冠爲衝途斯舖獨習因循而不治與其假諸民以濟
一時孰如爲民造亭舍爲百世計乎迺詢於察察叶
厥謀遂遴能鳩工庀材畚土諏吉相方定位用宏新

規委蓮幕當塗彭公潮董其役公祇事靡寧而奔走
執役之人亦晨昏展力經始於今歲仲秋丙寅落成
於孟冬丁未前廳三楹左右廂各一楹後廳三楹其
它門垣悉締構堅密邑耆老壯稚歡然改觀若掃積
陰而臨以霽景也當道歷閭咸是之侯因譔書命余
記顛末於石以永垂不朽余不敢以不文辭竊惟知
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務而思利乎民知也亦仁
也侯心民之心彭公心侯之心不必艱險毅然鼎建
丕績俾無窮之利肇基久曠之餘其知且仁不兼得

卷之九

三

與矧財出於官之節於民者而民不知費工出於民
之役於官者而民不知勞視世之重興作病民而於
所宜舉一置不問奚啻霄壤也耶噫賢者之興而愚
者之廢後之理職者知我侯盡心民事嗣而補之庶
無患頽圯吾冠仰藉帡幪曷旣也侯諱汀字化南心
齋其別號云萬曆二年甲戌季冬日立

賈鎮重修立帝廟記

杜華先

立帝之祠不經見自漢泗上亭長提三尺定寰區乃
立黑帝祠曰秦止四時待我而五也此豈其昉與然

北方玄武七宿厥形龜蛇又何以稱焉大都在天爲
星辰在地爲方岳總之領于天子之祝官非齊民所
宜祠賈鎮祠立帝與立帝之祠于賈不知所自起然
里中父老共靈其神易茅以瓦廣楹而三望之翼翼
如也已三紀于茲矣每季春修祠事惟謹牲豆肥膾
簫鼓闐集數十里中大男若而人大女若而人吾子
若而人靡不麋至若有所覩共謂立帝靈豈其無証
而人人若狂邪余嘗質之往記如石言魏榆神降莘
田往往而是則立帝之靈於賈無亦是乎語云用物

卷之九

三

精多至於神明人尙有之神亦宜然據有祠屋以來
用物不啻宏矣取精不啻多矣則其靈于賈也固宜
且神依于人人有所底其氣燄以取之卽無可使有
幽可使顯今賈人靈其祠環賈數十里亦靈其祠人
共靈之孰其不靈靈則傳傳則遠宜其數百年而祠
不衰與然靈賈祠者則以禍福矣人不惠廸神莫之
注人不從逆神莫之挹人自孽祥而托於神此固神
之所禱祠而求也余深言之則駭衆淺言之則駭于
衆無寧謂有其舉之是亦吉祥善事也則可謂云爾

已矣是爲記

冠縣改建城門四樓記

錢楷 邑人

歲壬辰夏霖潦河溢冠當衛水之衝城垣頽者十七
八往來可通牛馬睢陽劉公周視四壁喟然嘆曰邑
有城民之衛也圯如是責在余哉越明年癸巳春役
民築之不踰月告成顧城四門無樓屋穿棟欹公欲
撤而新之衆以財屈力殫告公曰城成而樓櫓不設
猶弗城也乃以城西南樓屬丞東北樓屬尉民歲役
不過五日帑羨庾積悉發工所治具民以事告庭曰

卷之九

三

姑貸爾扞其各一木石甄灰贖規畫既定擇日鳩工
門內外以甄增甃者各若干尺日有省旬有犒間懲
其惰而法其不如程者創始于夏七月訖於冬十月
門之內左右各房三楹門之外建河橋者各一橋之
外建重門者亦各一樓成望之巍峩巖嶧干雲浮靄
丹碧錯落可憑可眺於是公舉酒而落之市井受屢
者聚觀鼓舞咸謂若有神助而忘其材力之出自冠
也楷生也晚猶及見是城之門重簷疊構雖不逮今
之壯猶不失爲樓稱自薄遊四方乃不知圯自何年

因陋就簡委靡頽廢以至於是蓋嘗聞長老言武宗末年盜起燕薊之郊流毒四方是城兩被襲一被攻民無殘焉則樓櫓設而城垣固也今又將百年矣太平日久吏惟簿書是急視城垣爲長物非有遠識特見之士憂民慮國者安所望焉故觀于四城門樓之建而知公之積慮行政爲不可及矣姑著其耳目所覩記者如此

仙姑傳

邑令王照汝南人

余于仙姑事而知精爽之無弗通也余家居時丁酉

卷之九

三

冬里中胡氏以此名兒輩招之請卒不至甥段子曰此豈有仙耶有當必至遂毅然請弗敢懈至夜半此隱隱動叩之則曰何仙姑也余亦不甚信乃索筆書紙頃刻幾百言津津譚名理悉中卽隱微細事無不若洞鑑者且與余譚最詳亦最真若有感于余之坦直而娓娓不置也詳具別傳中不載余戊戌上春官果第及殿試名次甲之三與夙昔此言一一符合不爽自是商人士無不侈言請仙矣越己亥余就選部得東昌之冠縣縣以志往讀竟見所稱曹仙姑塚云

余亦漫識之及六月抵家日與親友相朝夕適麻邑高生與里中周生俱晚至高生往以請仙故得靈鬼何可共養之稍識字亦不諳大義往往不用請呼之卽來周生耳之熟矣相見問故復祈請以決功名乃高生扶乩何氏鬼頓至問事亦書不甚朗亦不甚徹未幾而乩動異前時書曰另置乩余心異之乩則書曰奴本治氏望父母表之余覽字驚訝不知所謂徐思之治氏父母豈冠氏之曹仙姑乎因問之彼曰是也氏本郭姓爲武帝時宮妃時亦不得其死遇

卷之九

三

左慈而成神哀大帝而錄用後相傳訛誤以爲曹耳詢其死故彼亦諱言之高生以身事問彼亦書曰壽至百半子要重複功名牛風家道馬足其語多類此若不甚解詰其所以欲投大帝門下卽向所請何仙姑于仙班中稱爲何大帝者也余亦漫許之以六月朔日云及朔賓朋綜錯行李倉皇怱怱去來遂忘所請時余獨宿於書舍中夜半方醒牀浮如起余曰此何爲者牀遂止因思曰彼求其請余忘其言牀之動也得無謂是黎明蚤起移時段甥至余語之故因驚

此問之彼卽書曰是也余謂人事息忙未遂厥請奈
何于夜室驚我爲彼復書曰求請不遂故爾相迫豈
效人間世兒女子輩相狎戲者哉其詞愈懇若真求
師問道者余感其誠趣段甥爲請段甥以請仙姑拜
何仙門下實未必遵所教故請有難色彼益哀求不
肯去段甥亦許之至朔九日余將行與舍弟曰章遊
南廓話別段甥居家以此請仙至非何仙乃純陽呂
公也索筆判曰郭氏久逃鬼錄何得妄言禍福但念
一點靈心惓惓向道姑生人間待甲子一周取用書

卷之九

三

畢仙去彼亦附此致謝及余抵任之三日夜宿庭中
牀動如前余心知之越一載段生至任請仙仙去而
彼復至且告且謝曰今日託生某氏家矣其精氣微
散不似向之翩翩神王也王曰損氏曰夫自魏逮今
千有餘年自冠至商千有餘里郭氏卽精靈哉奈何
更數朝而英爽如故不憚間關渡河而南以問師于
商山中也且請仙事密彼亦何從得之豈神力圓滿
能知往察來耶然彼之懇求呂仙之判斷又似不盡
然者姑叙其始末以俟好異者考焉

此傳應汰因舊志久存姑仍之

冠縣改建奎樓記

杜萃先 邑人

冠氏舊無奎樓有之自汝南王君始奎樓舊不在巽方在巽方自潤州談君始廼談君蓋奉郡伯陸公司李王公之檄謀所以遷之者其落成也余歸自冉駝因得與寓目焉樓凡三重規上矩下以象奎壁高六七尋濶數百武左右翼室各若而楹門垣甚設稱傑構矣地在城外之東南隅則保定守趙君甌脫也談君又親出緡錢佐經費益以諸薦紳所進蓋不名官帑一錢而事竣云語云無其舉之莫敢作也有其舉

卷之九

三

之莫敢廢也奎樓用物最宏取精最多微夫人誰其樂此者然王君可諉于無而不憚經始談君可諉于有而不憚改作程材課日以會時事鼃鼃然若令自手指中出者何與夫亦爲都人士修業亡所或散而緣南畝身總人羣柰何離逖爾多士而使士有遠心故中國而授弟子室令下帷發憤劑膏稱寢或舒楮裂皆爭一日之長短以相競高得時而駕奮發其所爲天下雄何渠不足楨幹王國鵲起鶴鳴爲敝邑光寵則茲樓也若爲都人士祝嘏矣如僮僕弗省惰于

趨時視不過垣墻之裏聽不過闕棊之內匪用爲效
覆用爲虐大冠如箕博塞以嬉于市其母乃非郡伯
邑侯廣厲意乎夫以西施之美昌垢而立則過之者
莫不睨而掩鼻嘗傳白臙黑榆鈇陂雜芷若萌瑟視
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
無怵燻養而顛一視之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
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故美惡無非自己者
都人士啓耳目載心意反求近取自足以爲人豪母
寧以砥躬飭行力用賓王以重茲樓而令人謂茲樓

卷之九

三

也以人士輕乎昔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
山川盈昌楚棘百舍重趼而不敢息旣遇老聃噩若
慈父鴈行辟影夔立馳進而後敢問見教一言若饑
十日而得太牢焉今談侯履德提衡觀文成化都人
士親在下風從容請益于半畝之宮廣廈之上吁此
固南榮跖之所禱祠而求也談君諱自省甲辰進士
丹徒人

冠縣重修真武天王祠記

邑令 談自省

予讀唐記竊見狄梁公之毀淫祠未嘗不躋其闢邪

衛正有功名教不在子輿氏下胡獨重起真武天王
祠而修葺之母乃遠戾狄梁公近悖初念乎竊計冠
雖素稱詩書禮樂之邦第教化久湮邪說日競而習
無爲白蓮者比比也欲繩之以法則不可勝刑欲聽
其習邪則不可爲訓莫若乘其篤信一念引之以祀
正神則亦拔趙幟樹漢幟因勢利導而轉移人心一
大機括乎粵稽搜神記則稱真武統御萬靈蕩滌邪
穢而天王巡行四部考校善惡夫謂之蕩滌民將神
竦而潛銷其非心謂之考校民將心畏而自革其惡

卷之九

早

念冠氏舊舉真武天王而並祀之儻亦此意歟祠在
縣治北崇墉之上建自元大德間迨國朝成化時亦
嘗稍爲修葺歷三百餘年香火相續奉祠爲虔嗣是
因循歲月飄搖風雨以致棟宇摧殘神像凋落予原
作者苦心審閭閻向背恫然傷之乃于戊申年十一
月望日聚材鳩工集事暨丞尹理尉陳繼業各捐俸
共成之已壞者葺未備者增神像莊嚴廟貌宏麗俾
邑之形勝有所馮藉衆之報賽祈求有所仰止庶不
致浸淫邪說而無爲白蓮之術寢矣噫嘻不恫不怨

如影如響予以一人之精誠仰格于神明神以二氣之靈爽降祥于茲邑俾人無天扎歲不災祲吾與吾民暨邑之賢士大夫共享太平之福庶無負修葺神祠亦弗致與狄梁公祛淫之旨相整謬矣遂援筆而記之

冠縣重修城隍廟碑

邑令談自省

余旣令冠氏謁城隍祠而城隍祠圯也父老子弟則詣庭請曰惟王荆制城隍焉祀載在祠官亡敢廢也以敝邑之儼然列在疆場則神實式靈之其亡若風

卷之九

四

雨之不時湫隘陀頽匱神乏祀以爲執事憂經之營之敢不惟命余曰唯唯否否假廟用牲厥惟萃時謂而舉羸往牒所訾曰者河上之役畚杵如雲卒吏如雨我二三黔首不憚征繕以從事無乃奔命之不遑而民幾頓乎其胡敢以是役勤父老父老子弟則又合辭請曰以天之不棄敝邑徼執事靈河上之役我二三黔首不憚征繕以從事幸不至竭澤魚而杼軸空爾以執事之留而葺民之所毗不猶愈于委之泥中與乾沒之壑耶且也吾錢得之醵材因之林麓因

之石壘因之士仍者筋多草者筋少役不稱繁人不
告困又何難焉於是經始於戊申年二月越次年十
月而竣事殿宇周垣門廡綽楔稱浩劫矣余乃率父
老子弟禮謁告成低徊諦觀而因歎是役之備三善
也昔在國僑爰辨駘臺謂不相及也金城湯池冠氏
則有禦災捍患福善禍淫鼎新而後不更顯赫懿爍
乎易稱鼓之舞之之謂神廟庭之間不施敬而民敬
父老子弟歲時伏臘祈報祠下塏塏在觀盼嚮在御
肅然起敬佚志以汰雖無師保如臨父母非虛語也

卷之九

聖

迺者邪教曰熾淫祠成風至以一田間婦號稱佛母
煽惑顛愚以嘗我桁楊而不悟載胥及溺何所底止
彰軌物而樹藝極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其爲邪淫之
亂輿又非渺小矣故曰三善備也且而父老子弟亦
聞古之祀者名分無瀆而祝史無祈耶輓代諂瀆矯
誣僭不畏明勿論福不可倖神且吐之矣夫三善備
而又行之以無瀆無祈則是役也不大爲與于禮樂
哉余不穀撫綏亡狀方憺憺乎神恫民怨之是懼而
敢貪功乎于是父老子弟意得馨之貞珉是爲廟碑

冠縣創建社倉碑記

邑令 談自省

予嘗攷常平之設而知古人均平之治也惟不均則不平惟不平無論民與民爭卽上下且有各急其私而漠然不相顧者噫民吾同胞忍使其阽危而凶年爲災忍聽其流徙乎故創之爲社聯比閭也設之以倉貯積儲也秋歛春放加一微息一遇凶荒出粟賑之蓋通有無備緩急也庶幾倣古常平遺意焉其制非不甚美第邇來收貯民間奸胥任意侵耗止存虛籍竟少實粟自省蒞冠痛恨此弊不欲以百姓待命

卷之九

三

之需祇飽豪蠹之腹故查出耗穀變價具文申請先建廩房一百零二間次年復請變息穀又建廩五十間其餘未建去處亦俟再動當年息穀補造完備則廩建而粟收于官官放而惠均于民在奸胥不得侵漁在豪強不得兼併庶無失古人常平之制不負上司加惠至意也或者曰權子母放穀毋乃爲安石之青苗非漢吏之常平乎予則謂田非不井也而莽自莽是又在主計者因時權變而以實意出之期于利民不致病民期于可久不致廢格則善矣卽莽之

井田安石之青苗又何不可爲良法乎予更有望於
守法者毋徒謂循良旣邈常平久廢而泄泄然自諉
也

姚公去思碑記

周 泊 邑人

大夫南畿之旌德人也由鄉進士而牧茲土敷政五
年邑用順治凡四列薦章而崇獎者不可計也今以
治效異等遷知秦之邠州去之曰百姓涕泣留之而
弗能去之後百姓寤寐思之而弗能忘故有圖像以
祀於家者有立祠以祀於鄉者而心有未已也於是

卷之九

器

父老集而告予曰古有遺愛於民者無不紀之今姚
侯德教之結人心如此吾欲勒之石以永其思也如
之何予素知公之得民然猶恐其見疑於頑而或有
異議也故不究其所思而探其所疑乃言曰公在吾
邑以嚴致治民得無疑其嚴乎僉曰凋敝之邑僭忒
之衆非剛克之治不可也吾侯政嚴而不苛法密而
不煩則弊政以革弊人以除健訟以息豪強以馴盜
賊以遠矣此乎產之烈火也夫何疑焉予又曰衝途
之供事不能無費勤慎之徵科不能無急民得無疑

其費若急乎曰制迎送之度均里甲之偏取了夫之役於清源者以濟其繁減差銀之額於則例者以恤其困而偏累之邑賴以全生者多矣此黃霸之不費也夫何疑焉若夫貢賦不督而自足逋欠積久而漸完則公撫字之德有以孚民之心民惟恐公之獲罪於上故相率而終事之亟耳此兒寬之課最也又何疑焉然則屢有工築雖時且義不無勤民民將疑其爲勞矣曰學宮之設以尊禮賢聖而振風化也非魯僖泮宮之修與城堡之設以禦內寇且備外虜非南

卷之九

聖

仲朔方之城與堤壩之役以防漸之決而懼其傷農也非蘇軾杭州之堤與審如是何疑之有予曰是可語思矣可以紀矣蓋好寬而惡嚴好省而惡費好緩而惡急好逸而惡勞民之情也不徇其情而猶得其思則凡本之人情以施諸政事如導之以遂其養教之以明其倫治之以息其爭者其見思可知也況雨雪之祈隨感而應麥穀之瑞相繼而升則誠之格天地也與夫雉之馴狐之斃蝗之不入境則誠之格物也如是而民有弗格者乎又豈有弗思者乎必不

然矣昔有問於楊子曰爲政有幾曰思敦夫思者政善而人思慕之謂也敦者政惡而人厭苦之謂也彼今之從政者免於敦足矣況於思乎若公者可謂難得也已其將與甘棠之咏而同於不朽也哉然此特因百姓之思而槩論公之政爾至於問學之精深操守之廉靜德器之宏遠材畧之殊絕襟懷之洒落爲吾鄉士夫之所仰慕者不少也則亦何莫而非可思者耶公諱本字子立雪谿其別號也所修有縣志所著有日抄詩集觀斯二者公之德業亦畧可見矣因

卷之九

巽

附書之以紀思云嘉靖丙午十二月朔日立

何公德政碑記

順天府推官倪 湯館陶人

余嘗閱古循良傳民有喜其來者有悲其去者余意若因之欣戚然每恨不得生當其世而揄揚其盛也今年春冠邑何公以秩竣報政無幾帝嘉乃績擢南京地卿主事比趨裝就行上自察案下暨邑之士庶相送者幾千人號泣不忍舍去旣思借寇不可得邑民許守義等乃相聚而謂曰公之愛我民厚矣將何以識不朽因叩余廬而屬紀焉余隣邑民也聞公德

政稔矣遂領之而言曰有是哉古之循良不圖今復見也惟公以中州名儒眎篆冠邑於茲三年邑當南北要衝賦煩民困兼屢經旱乾洊就荒沴吏茲土者往往病其艱而職鮮克舉公下車卽洞燭民隱惻然者久之已而毅然任曰所貴乎民之父母者恤其饑寒救其疾苦凡所爲登斯民於康阜者皆其職也可

以受若職而怠若事乎遂殫心罄力夙夜不遑務新庶政而底於成故積貯者政之大也逮今三歲儲穀至三千石賑貸者政之急也嘗請粟隣郡所活者數

卷之九

七

千人重學校以敦風化殿堂廊廡以次修舉完城郭以嚴防衛則修諸門併外垣督工程效如家事民力困而額逋多公催科不擾而賦無不完間有訟於公者察見情實曲直立判民是以稱平至於戢盜則奸宄化而爲良民其尤不可制伏者公亦設方畧而獲之以故境內肅然上官廉其賢事有難者輒以委之日無虛暇公自歷任以來無一未辦者歲時進邑之父老訓以力農業敦孝弟訪問閭閻利病悉爲之區畫其撫摩鞠育真如父母之於子也且冰蘖自持始

終一節時百司入覲率携重貲公行李之外無長物
焉卽至贖鏹一無所利及其啟途僅有圖書數事公
之廉潔至此雖兩漢列傳之所載何多讓與是以當
道交薦帝之眷命有自來矣夫公之善政班班可攷
果遂足以盡公也哉公鍾河洛之秀得周程之傳剛
方正直者其器局也洞達宏深者其識度也精敏爽
廉者其才思也叩其學淹六藉貫百家發爲文章雄
直秀麗歸然爲世儒宗以是推之於政則百度維貞
良有以也往年敝邑審徭公承檄來均至今是賴然

卷之九

巽

則德政所及豈惟本土而已哉方今錢穀爲重地卿
實司之公以其施於一邑者而施於天下則與古人
相輝映者此爲兆矣爰述聞見以備傳循良者之采
擇焉公太康世族名維字張甫杏村其別號也起家
以易經領鄉薦第二云嘉靖壬戌仲冬吉日立

岐東張公遺愛碑記

張瀾 邑人

岐東張公令冠五載召赴闕鄉民許守智等千餘人
謁余因出公在縣治狀曰祖訓孝順一章公自解釋
昭示大義朔望以木鐸徇於路啓聖祠逼近明倫堂

堂高而祠宇隘非體公乃拓堦建祠爰神其中冠簪有塔在邑西偏堪輿家謂木受金剋不利公撤之以修學宮是年壬午杜氏華先發解越明年遂成進士云公待諸生以禮遇士夫以恩受詞令自赴質成胥徒不得因緣爲市五年中積穀計二萬七千四百餘石乃置義倉城外歲饑多所全活倉役侯盤覈十餘年不得代多傾產者公請以二年爲期民便之辛巳會均田公循行郊陌中合原額卽止民亦不擾得豪猾隱占者數百頃入額中審編惟因大勢劑量之僅

卷之九

兗

再浹旬遂定歲己卯春三月不雨庚辰辛巳夏俱旱公虔禱三日雨大至民獲有年又創社學立義塚禁兌運侵索德政更僕未易數竊惟卓太傅狄平章范侍郎皆以循吏致極品公發軔於冠他日樹大業歷要津當與三公媲美矣公諱維新別號岐東丁丑進士河南汝州人

孫公遺愛碑記

郭純熙 邑人

毅所孫公令於冠者二載賢聲籍甚民愛之如慈母然而磁州之命下矣冠爲南北孔道供應煩甚侯

意節縮民力頓蘇會編歲徵銀四百兩官自爲支歲省民財十之八邑之東舊多火寇以快睚眦侯愕然發摘一訛立辨里中有素爲火者畏不免於發乃自焚告官冀將免焉侯詰其詐竟反坐縣役惟斗級最重上戶往往破家者侯通融輪役加二爲四又以四朋之卽兌軍及收銀等役視其則之高下以爲收之多寡皆亡偏累云十三年春不雨至於七月侯以八罪自責詞極悽惋三日雨大注禾乃登民有冤抑許自訴人人得盡其情至待近習則未嘗輕假一詞色

卷之九

五

遇均田每里給單令戶自爲報不如約者乃法之不假方絃勾股而田糧自正者本侯之經制善也昔朱法泰爲海州旣去民祀之後登卿佐奏事忽醉上問之對曰臣素不飲酒此必州人饗臣耳覆視之果然冠人於侯在縣則感去縣則思思而記記而祠且當無窮已斯石也獨紀事乎哉侯諱健號毅所甲戌進士雲南鶴慶府籍浙江餘姚縣人

劉公去思碑記

胡士標 邑人

夫吏治猶之醫也醫之治病於未病之先者易而治

病於旣病之後者難一醫且然况身任朝大夫之責者乎我冠邑之令君劉公諱莊號嚴齋河南睢州人也癸酉舉於鄉後奉命出宰冠邑先是冠邑歲大稔生民流散日相輾轉公下車而觀民風其城復於隍矣其閭閻草莽矣公不勝慨然謂民心日携凋弊已極然民不聊生孰與聯合爰是首按版圖稽民社傾府庫廣招撫善政仁言不啻五申三令云是故民有有地而無牛者則給其資以買牛民有有牛而無種者則給其資以買種一時遊食者歸農星散者麋合

卷之九

五

駸駸然復繁庶矣第居民介在漳水之濱者易出沒爲盜晝則搏掩夜則縱火民生若芒刺然且二三隣邑受災河伯饑寒剥膚盜且接迹蜂起矣公遑遑進父老而與區畫思爲弭盜之策因大董城役鳩散失之民而趨事而赴工計日程能稽口給食甄灰窰土悉取公費巨室細民秋毫無損盜聞之相顧愕然曰縣大夫此一役也寧獨完固城郭哉實假是以全活我饑民耳役未告竣而盜以回心脫有漏網又無能逃公之鈎距自獲隣邑之盜囚五十人閭境外內益

嘖嘖然服公神明也者盜息而民安居民始鼓腹高枕矣由是一切催苛盡輟不用而垂心撫字體恤民隱設自投以清徵收捐金矢以緩刑憲施醫藥以濟天年敦孝悌則鄉約有條養人材則程藝有規戴星之政與鳴琴之風並洋洋境內使流散凋弊之墟驟然改觀則豈非能治病於旣病之後者哉諸當道推轂優獎洋洋而不置者所從來有自矣噫嘻對南國之棠者懷召伯覩峴山之碑者思叔子匪民情有私心嚮往也大都素所得於觀感者然耳冠邑接壤齊

卷之九

五

魯禮教之風依然而存豈古今人不相及竟沐邑大夫之化而冥然不知報德哉公之政在一時澤流于載衣冠則尸祝道傍則口碑卽百年如旦暮矣茲二三文學暨諸父老復謀勒石用垂久遠余因爲之畧敘其美云其高標峻節則別有不朽之名言在

禮亭馮公去思碑記

錢楷 邑人

邑大夫馮公以外艱歸二稔矣冠之人若赤子新免於懷也邑耆班廷序等礱石樹碑於四通之衢以寄永思造余問言焉余不文且耄矣曷能鋪張盛美宣

敘民情惟是耳目所覩記要且切者敬掇以復公北直隸河間縣人以乙未進士來視冠篆先是邑倉積穀五萬餘石秋夏畝稅銀一分六釐有奇前政失於稽核司倉者以賑貸出入禁不可詰恣爲乾沒屢發不能正稅入付胥吏手任其侵詭不足解額加賦以取盈遂至畝二分餘倉之穀日益減畝之稅日益增重征預賦爲邑大害公至奮然欲釐革之然不少形於詞色潛察默計綽有定畫始以付外鈎稽精嚴潛伏畢露淆者晰盜者罪盤據之奸一時抵法府庾乃

卷之九

三

清城圯於積潦睢陽劉公改建樓櫓砌以甃工甫半以疾歸公繼其後無所彼我條畫上計取倉積陳及滯羨款出稔入少加息以佐費力役之外毫不擾民勸勞勤慤十完八九晨起視事莊嚴沉默喜怒無所測鈴下畏戢民以事質成者鞠審詳慎原情傅法責不取盈罰無縱奸諭告諄復導以禮讓一念惻怛慈愛之隱溢於聽斷剖決之外者藹如也招撫流移墾闢棄地樹畜耕鑿區畫有方民享其惠相率歸往岑寂之所漸成墟里舊遇審編期里人率納賂里老以

冀輕減公一切革逐不用以情諭下使各自實民輸其衷事不擾而輿論恊條編投櫃之法行率多取羨以自入主者以羨進公顰蹙曰此小人終歲勤動奉公上餘以啖彼婦子者忍奪其口指間以實私囊余非人哉諭令輸者以正供浮有罰時裁濶狹以便與民不汲汲於催科權緩急以入供出沛然有餘增派之弊遂革約束衙役使勿侵漁小民曰民出十一以備若使服役於官將助官以司平忍令若依勢橫索以病吾民吾不資若口頰以飭吾政其改之犯無赦

卷之九

蓄

役於公者無不凜凜鼠伏畏縮也其他善政美意因人隨事者更僕未易數而律已清嚴事從節約自奉簡儉待物公恕僚吏視如一體取物於市不抑價非所需者不市也言慮而後出事審而後行躬無褻容口無媒語政不炫燿悉出真誠外若悶悶內觀炳烺毫髮洞矚人莫敢欺由一心以達於庶事無不循天理當人心奉國法厚民生意淳如也懇如也三代而下治敝道喪士無涵養之素從政者皆舍帖括而親簿書逐末習而忘本始任其血氣各出新意或搏擊

以爲武或鈞距以爲明或脫畧以示敏或噓嚙以張
惠相仗相軋各爲名高非不足以取譽當時稱快所
便總之無真實奉職爲民之意以語循良之績蔑矣
又其下者逞私行臆眇棄國憲視民瘼若胡越實囊
橐若溪壑假朝廷之明威靈爽以箝下民而恣其謬
戾事之作止隨其喜怒刑之輕重惟意所向曰吾居
民上誰敢余違虛張誇誕自以爲得而無一當於民
心其時去之惟恐不速也尙何思哉上天生才欲其
養民朝廷選才任使欲其共理牧民者誠反之一毫

卷之九

五

不容自欺之心而因以思上天生才朝廷養賢爲民
之意服其職食其祿惕然內省必有敬畏而不忍忽
者方且自愧其職守之不盡有負於部民仰戴服役
之心寧復冀人之我思爲去後名而心盡則情孚職
舉則感切若響答桴毫無所爽則其中有不能強者
在也蓋智可以給明哲而不可以罔顛愚力可以摧
武勇而不可以屈細弱色仁浮惠可以詭一時而不
可以持永久惟上以誠施下以誠應探之無跡而繹
之愈永馮大夫去而見思民何思哉思其有父母之

心焉耳矣夫去形於不去也思生於不思也臧否殊途誠僞思感爲人上者可以覩而思矣

冠縣令談公生祠碑記

錢允燦 邑人

今上乙巳歲談侯來視冠縣事丁未上計天官以治最璽書褒勞焉庚戌又當上計己酉冬己比轅矣百姓猶日夜盼侯一來不意以賢爲銓司者所留始免赤子於懷久之遷南畿天官郎道出天雄天雄去冠故百里冠人氏咸竭蹶徃奉車者當轍者斐蕭者饋醬者曲跪者踊者啼者泣者咸曰令君何來不意今日復見令君至遮道不行侯亦爲感泣多方勸勉乃肯去自有邑以來未之前聞也邑小民姚自強等相謂曰孰是君也而可無祠乎於是始建祠肖像以志思也祠建南門外百武以侯在京口故南望也經始於庚戌乙酉迄辛亥丙申功成士大夫瞻謁者曰是嘗模範我者也小民趨走者曰是嘗乳哺我者也卽菜傭負販過於其下必叩而起起而讚嘆者再有不

卷之九

五

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余惟三代以還爲政者各出新意務爲翹然可見之績赫然可喜之名而名亦隨集

隨去豈民之耳目固易眩而心志固難欺也若侯者所謂翹然赫然者固無有也此其所以見思也耶侯好古教化甫下車卽引博士弟子謁先師闕俎豆俎豆以瓦歲久多敝壞者侯爲之嘆念者再卽出俸百金以白金鑄者數器赤金百器遂煥然一新焉冠士子習括帖語不嫻漢魏文詞侯命授之室齋厨各百楹附田若干頃自談經課藝外偕登樓賦詩文章漸變而爾雅更明興謂吾冠有文獻者斷自侯始也侯每月朔延邑父老問民生疾苦始知收頭藉富人力

卷之九

五

以應公役例不給粟侯謂庶人在官自應食公家粟何惡於富人命給之粟以故終事無侵漁者故事本歲解額卽以主受者徃吏胥或陰陽其術低昂其手中人徃徃破產侯罷不遣出其羨金以椽吏徃額不加而事亦力辦繇役舊稱難平侯則具參伍無產厚薄如手劑其橐中始無不均之嘆者矣先是有善規避者田而不租至是得地三十頃有奇減本歲條銀百若干兩社倉於民最便久之狐鼠爲穴影射多端侯悉其弊餘穀三千石有奇易銀四百兩有奇以佐

公急百姓有陰受其賜而不知者當丁巳大水繼以旱蝗侯爲請於當道出粟以活饑者日乘一羸馬青衣從遍歷窮簷茹荼習蓼見者不知其爲官人也甚者爲粥粥之衛水之濱無棄骨矣冠故不健訟或以訟牒至侯知其必悔也佯受之而令其自至卒不至不問也蒞五年無罰一金者肺石之下尙有寃民乎至於建社學以養童蒙講鄉約以敦風俗撫流移以足民數開荒蕪以廣積儲植桑棗以煩生殖省供億以蘇困頓清衙橐以安善民嚴樗蒲以戢奸民繕藥餌以活疲癯葺邑乘以昭寔錄諸若此類更僕未易數也此皆侯之昭然可見者也侯一種雍和樂易之德溢於眉宇不言而飲人以和有言若或聽之咨嗟慨念口角間有欲吐而不盡于吐者藹然溫然沁人毛髮骨髓如飲醇酒焉百姓日醉焉而不知予知之而不能言侯之所以見思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讀漢史而竊有異焉漢史所稱以摘發莫如廣漢以治辦莫如敞而去後見思者竟屬之汜鄉侯何武果何說也豈其當時摘發治辦有類於翹然赫然固

不足恃耶昔庚桑楚居三年而穰畏其民尸祝之
侯居吾邑具五稔而其澤流百世尸而祝之其何旣
也士民所願在南山之二章矣侯名自省字季曾號
中約甲辰進士鎮江丹徒人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立

兵科給事中似山安公傳

大學士 陳以勤 南充

先生諱宅字子仁別號似山世爲冠縣人自少穎異
負有奇氣及長卽潛心經史于諸子百家無不涉獵
故其爲文疊疊輒數千言拘縱自有法蓋得之性然
也戊子甫十八卽舉鄉試第五乙未成進士授保定

卷之九

五

府司李司李職雖七品任綦難且重凡代巡至止一
切案件例付司李審勘隨呈送核題先生少不習爲
吏事所至咸勿迎縷解鑿鑿中理卽老吏咸不如也
至訟有寃者卽爲平反情或不可貸者則罰麗於事
雖有勢力亦莫能脫以故終其任豪棍猾胥莫敢輕
試而畿輔遠近咸稱爲福星之照耀焉在保定三年
以治辦擢兵科給事中當是時邊隅多警先生洞悉
利害仔肩時務斟酌上陳備禦策條奏甚當而諸邊
得不至失事大半皆先生之功也繼陞刑科右給事

中凡事關大體輒上書開說無所避若碎細可畧者亦不輕舉以沽言事名辛丑同考會試事所取士號得人如予獨庸劣亦不敢不勉于先生之教也王寅奉使巡撫趙邸還尋晉兵科左給事中方慨然欲論列天下事以自奮于功名而人視其質貌魁傑器度宏大亦莫不以功名厚望之豈意遽以病歿而無以大顯於世也噫先生往矣而流風餘韻猶令人仰止於不衰云

陝西按察司副使恪菴錢公暨配王氏墓表

卷之九

卒

翰林院
編修 公 藥 蒙陰人

觀察冠氏恪菴錢公隆慶中仕東曹先太史公初入館局同里相善余因與長君共研席歡甚遂得拜公及王太恭人堂上時余髮未髻也公每執手撫之曰子他日必以文世其家又十年余覲省武安公方以蔽獄忤權相在里過止二日雞黍侍公劇談文史事聞所未聞又十年余落魄不振親故絕迹公獨在遠不忘必遣問之而廣其志寄所著詩歌盈篋歲庚子公單車至汶上俛首造席門自呼余見公悲喜不自

勝已值大風雪留蕭寺旬日朝夕榻前質疑問字揚
挖辨索靡所不及余心開神怡若蒞之挾公亦笑謂
余曰甚矣吾之樂與子言也與子世講而心契何以
善之其婚媾乎余感公誼不能以齊偶辭遂字公孫
以其子尋去及仕宦又數年再至公里而公及太恭
人已捐館舍矣念生平受知公皆文字而竟竊祿如
公許乃今卒不能以文字效光闡尺寸之報撫有道
之碑過西州之路其泚頽何如也然公令德懿行名
賢業已誌其詳余三復是以藉手謹撮其出處大節

卷之九

空

表之而題其墓按狀公諱楷字範之其先固始人徙
冠六世而及公公少有異質以神童稱五六歲能屬
文父奉政公宿儒自教之十餘歲補罷諸生每試冠
齊魯李方伯延以爲諸子師數年舉趾不失尺寸無
一語干請方伯知其爲國器也居母張太宜人憂終
喪不入內服除甲子舉山東鄉試第二人連舉進士
初授山西安邑令以奉政公憂歸起補河南臨潁令
遷戶部主事莊皇帝山陵需才調工部功成賜金綺
進一官加恩所生司空以○州分司難其選曹郎秩

輕遇藩臬大吏多沮疏公往公至廉正有體諸大吏
人人屈服無何居康宜人憂起補刑部忤江陵張相
移疾去數年張相敗起爲戶部郎中出守河間陞陝
西副使備兵洮岷復忤當事者罷又十年卒於家享
年六十有九公天性勤敏長於吏事而有文武大畧
其才無所不可在安邑少年始去諸生履任立剖累
年疑獄數事吏民驚爲神明邑多積逋不可詰公知
有豪民陰主捕治其一二傑黠者自後如期完納至
今賴之在臨穎奉臺檄清傍境羨田襄成等縣大被

卷之九

空

其利爲立生祠在山陵覈物料杜中貴奸商冒破之
費幾盡工程屬公督者報完最先比山陵值大水有
所震動其圯者皆抵罪惟公以所理獨完免河間衝
劇首三輔公於庶職尤詳而力若有餘暇則召諸生
課業教民兵騎射皆可用郡當南北孔道秋滹沱水
溢病涉動以旬月公築堤建橋數十里引渠灌田千
餘頃爲百世利杜元凱蔡君謨之功力無以踰也洮
岷番虜交棘而兵餉單寡公至清儲訓兵稍有次第
會火酋闌入洮失一副將公時在岷赴援不及乃疾

馳遊虜歸路時霖雨虜弓弛陷陘中公邀擊獲甲首
百餘頗奪還所掠虜得不償失而忌者竟以是中公
去公才旣恢朗而性徑直無左顧尤不能向要人低
昂乙丑會試當新鄭高相知舉高相筦銓時所取士
內外悉調改臺省公才地在諸部僚前足曾不一及
其門終高相去乙丑士爲郎不改者公一人而已誠
意伯劉世延素狂戇江陵張相柄國不奔喪世延移
書斥其非張相大怒嗾言者論逮下刑部必欲殺之
公當獄謂世延所坐無大辟比且青田勲可十世宥

卷之九

三

也竟得不死而張相意大恚賴公去無以申耳再起
戶部時與前相異同者皆驟遷公與銓司鄉人故知
遠跡一如新鄭相遂僅得郡在郡與時宰客爲僚時
宰致根抵而公正色無所假借客遂從中撼公洮岷
之役按臣疏入當勘廼旨不下部覆竟罷公其故可
知也公歷仕垂三十年家居者半屢忤權要遭抑沮
而志終不移其教子及生平語人必先持身不貴逢
世蓋所見者定矣公天資絕人強記洽聞世鮮其儔
而雅不欲自見知者蓋寡顧余以所睹記較近日陳

晦伯王元美稱爲博雅未見其或先也然公學有實
用爲文善持議其談禮樂兵制諸經濟大畧皆鑿鑿
可行所作詩歌意出獨造一洗剽模浮詭習氣有萬
玉亭稿若干卷藏於家恭人王氏儒家女性至孝自
歸觀察公姑張太宜人每色喜曰吾有賢婦而逸我
以老也比疾革顧小子季女祿申曰二兒付賢婦而
無患無母也姑亡撫二子甚至咸抵成立繼姑康太
宜人性嚴急必先意承志積誠以動深得其歡心佐
觀察公專力卒業中饋無缺遂成名儒聯舉進士觀

卷之九

齋

察公敦厯中外迎二尊人就養恭人代視寢膳旣貴
彌篤觀察公屢當壯邑劇任居家紡績不去手時對
觀察公曰夫子但勉爲名臣闔以內勿還顧也仲子
煜早亡婦范感姑德訓守志不易錢氏名族宜人率
以勤儉其家大起內外婢僕數百無敢越法而未見
其淬厲過怒之容性尤慈愛以生平骨肉多變連遭
大喪常懷悲感故其恤患慈孤之心時若不及奉政
公兩宜人先後殯及諸孫若孫女婚嫁接踵悉恭人
總理無不整辦觀察公總成事讀書盛賓客裕如也

先所撫幼妹適東郡朱氏遺甥官辭林家君相繼舉
進士諸孫聯翩爲諸生門益高福澤益盛而持心益
自下終身不釋女紅滌髓之務其實而肅儉而中雖
彤史所載古之賢媛何以加諸恭人先觀察公五年
生後公一年卒觀察公少無裙屐之好晚無聲色之
娛王恭人培以慈孝翊以勞思故其內行純備其家
政齊肅其吉凶賓醮之禮有節其居處勸相之業有
方齊魯不乏衣冠鼎食之胄而家法閭教粹乎可稱
模範如錢氏者鮮矣謹表而述其狀庶幾後世知有
今代太邱朗陵之風焉其爵系姻族詳志中者茲不
更載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四月立

仙姑塚碑記

趙承華 邑人

鄙華直慙性不喜談空說幻少聆王父母之談仙姑
事也心竊笑之以爲文人弄筆姿舒酒狂耳越數十
年王以不諧時抱鬱卒矣甲子春客有扶乩者余漫
過而問焉忽書仙姑郭在余猶以爲飾說也故難之
置眼前功名不問而嘿心禱焉則念王父母今何在
叩未畢遂書幽明兩隔絕一念見誠心之句余不覺

悚然服曰異哉始知王父母之談仙姑事不誣也埋
頭牖下那邊旁稽又越十餘年余官於曹曹人士有
請仙者乩正別有杼寫余適至頓書仙姑郭在探之
媿媿數千言皆越世高譚而故山故水不啻父兄之
訓子弟也不具載載亦恐駭里耳嗣後託傳本傳荏
苒又數年迄余蒲版回乃勒之石葢謂無名氏則不
必傳非聖經語則不可傳然以天壤間鑿鑿有此奇
事在仙姑欲不傳而不容已在鄙華又不忍不傳也
不寧仙姑異併前如王父母其人者亦異矣後學者

卷之九

奕

覽焉果能勿論人間天上歷級而登烏在談空說幻
之不爲近裏篤實也若以當年我笑者而還笑之則
余豈腐生哉噫崇禎己卯年六月旦立

重修冠縣儒學碑記

邑令 錢 霞 嘉善人

今之邑宰猶古諸侯也諸侯世守其國黃農虞夏之
子孫歷千餘年而弗絕其治國之要不過教養二大
端迹其所以爲教者黨庠術序至不一而國學以統
之魯侯泮宮之章泂泂平猶可述而志也自嬴秦爲
郡縣而後之居官視所處如傳舍忽焉不加籌畫於

其心如是則務養其民者鮮矣况有及於教乎務修其教者少矣况有思夫教之所自始與教之所由聚乎余蒞冠之日謁先師天子於庭下既進多士而講業焉余之心有違然不敢安者則以廟堂傾圮游息無所茲之不修而遂無以爲教也歲在丁巳歷城葉君司鐸是邦余謂之曰蘇湖之教非異人任先生此來經義治事必兼舉顧廟且圯而堂且傾可若何君曰是學肇建未審何代其有事增修豐碑可攷者在金曰魯侯在元曰趙侯在明日侯侯夏侯何侯何距

卷之九

七

今百餘載自本朝定鼎三十餘年而幸遇吾侯之無斲卽非侯而誰是仁也余惟今之民非昔矣賦歛之日益而能責以樂助乎力役之不供而能督以警鼓乎爰出百金以畀君曰庀材鳩工徐爲之圖而中其會事半功倍不難也君曰是誠然蓋閱歲而畚築之役興未兩月而告竣不役一夫不虧一簣上棟下宇視昔無加廟貌輝煌於斯爲美教之所自始與所由將是在是君其勉乎哉君能訓諸生相與以有成因余之修其教而務養其民也則幾矣用鑱諸石以

告後之司鐸者君名秦暨丞邱君尉曹君與諸生之
捐金而督理者例得並書於左康熙十八年歲次己
未陽月穀旦立

預備倉增建書室記

錢 霞

自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而國之賦於民者以是爲
常所謂夏稅諸折色皆稅金也金不可以亟得故分
限征之與年相終始若粟米取之於冬大率一兩月
而竣事冠邑歲漕粟米一萬四千石有奇自升斗以
至於累石如期而輸於倉者車相擊而肩相摩也爲

卷之九

突

令者自往受之辨其燥濕與精粗無虛日焉其堂三
間前無簾廡感發粟烈之侵肌則歸而休於署夫令
去而民之上下於胥吏者不可問矣予於堂後朔室
三楹制半於堂僅可容膝煩劇之餘暫爲憩息少選
而卽出以徧觀故牛馬擔負卒無有上下其手者而
轉漕爲獨先後之君子居斯室也思其所以刳建之
意而日監在茲將所以加惠斯民者可從是而推之
矣康熙十七年歲次戊午陽月穀旦立

侯令修儒學記

教諭 周 忻

冠氏東郡西鄙邑也爲晉大夫食采地北距燕趙西
按魏博蓋儼然一鉅鎮哉自明迄今三百餘年士之
隸黌序者皆以文章經術顯流風餘韻彬彬鄒魯之
遺是遵何道與夫人才者天地貞元之氣之所鍾而
生也學校者王國楨幹之才之所造而成也宮墻茂
草子矜致嘆鼓舞振作之無術而欲雲蒸霞蔚之士
彙起爲邦家之光也殆戛戛乎難之然又未易爲一
二俗吏言也天下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冠
學之時修時頽幾歷居諸而求其大創非常則自我

卷之九

究

侯公今日始公以燕山世胄來蒞茲土初下車卽肅
謁先師覩梁楹彫剝藩拔級夷慨然有興復之志屬
羽檄紛馳未遑也日者元戎奏凱氛靖烽銷聖天子
偃甲弢戩雅意右文予適以是歲秋初署篆邑庠公
遂大議修舉捐俸鳩工倩予董其事予承命惟謹期
以其襄厥成用是章服袞冕昭其莊嚴金碧丹青煥
其璀璨自櫺星門以至大成殿自儒學以至明倫堂
棟礎戶牖甬道墻垣莫不秩秩奕奕煥然而輝煌嶄
然而齊一焉是役也經始於康熙甲子四月十二日

落成於康熙丙寅七月初十日程功八百有餘日計
費二百金有奇不煩民力不惜俸錢不煩民則趨事
敏不惜錢則堅緻牢實可以垂永久而不廢所謂天
下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者惟我公其庶幾
乎公諱度直隸遵化州人履任六載仁能育物力可
回天如得麥之申歸水次逃人之申免率擾清風亮
節敏政循聲洋溢於滄山衛水間美不勝書予身親
其勞目擊其化故勒之貞珉而記其畧

重建義學碑記

邑令 蔡廷甲

卷之九

三

凡民不可有養而無教田疇樹畜所以遂其生也詩
言禮樂所以復其性也今聖天子在上禮教文治翔
洽宇宙深仁厚澤超軼唐虞而上憲承宣德意董率
令長有司教養兼施一切撫綏鼓舞之術莫不綱舉
目張纖悉盡善凡血氣之倫久已含哺鼓腹相嬉遊
於帝力胥忘之世矣惟茲冠邑處齊西偏北邇畿甸
東隣鄒魯俗樸民淳文風蔚起爲東郡素所推重乃
余蒞邑七載以來見其間人士雍容都雅履繩蹈矩
者固比比而是而好勇鬪狠悍戾健訟者亦不乏人

夫當熙皞之時而猶見此頑梗之俗豈長令之化導
有未善歟抑其父兄之教不嚴而詩書之澤未深以
至於此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人自蒙童時卽
使之就學其耳所習聞目所習覩無非禮樂詩書之
趣迨漸摩旣久自然有以陶淑其性情而默循其悍
戾之氣此義學之設所以不容緩也冠邑縣治之西
舊有社學自鼎革以來墻垣頽廢鞠爲茂草余力捐
俸資因其故址建講堂三間後堂三間左右廂房各
二間前有門後有厨以爲師生朝夕誦讀飲食之所

卷之九

三

延子衿之端方而淹博者設帳其中俾士庶之子有
志於學而力不逮者咸得就學焉又置地二頃二十
畝有奇曾申白於當事今因內有王存住名下地五
十二畝稍爲減薄折作二十一畝實得地一頃九十
畝七分四釐歲收所入以供修脯薪水之需其應納
賦稅悉捐俸代輸勿以相累嗟乎冠民數萬戶雖有
義學豈能人人而教之惟願我父老知邑令此舉皆
卽體朝廷及上憲教養兼施之至意倘均體此心而
各教其子弟共涵泳乎詩書周旋乎禮樂庶此邦風

俗反澆爲淳而余荆建之初心或可以無負也至於
勤加修葺勿令頽廢地畝賦稅代爲輸納勿以累人
則於後之官斯士者有厚望焉
康熙三十四年
月吉日立

南薰橋碑志

邑令 虞際昌

邑南當晉魏之衝車徒往來者接踵近郭地窪下夏
秋間霖霖浥注瀦蓄爲患舊有橋倚西偏坍塌毀不葺
行者苦之丁丑歲余承乏茲土相度地勢生旺之氣
鍾於東方詢之居人曰前明時橋建東偏民大和會

卷之九

七

人文蔚興其易而西也不記何年而風俗浸以衰矣
夫行李之往還斯橋實利賴之况運會所關修葺尤
不容緩乃興工役而復營橋於東首倡捐俸邑之好
義者從之甫二旬而工竣爰命之曰南薰紀其時也
當築基之始掘尺許得舊時石齒磊磊猶在與新址
適符洵人言之有徵而余見爲不謬也至鳴琴而治
余雖愧弗及庶幾此邦之人解慍阜財上應聖天子
揮絃雅化責有厚望焉

嘗觀古今來俊髦華胄能世其家者蓋必有爲之先
者焉名德重望克昌厥嗣者蓋必有爲之後者焉然
非有身處其中而爲之承與啟者則其積旣未深而
其發亦未能大也癸酉之冬余公車北上道出上谷
則聞有明故大守裕峯趙公之賢思得一識其嗣人
彼時猶未及攷其邑井所在昨歲辛巳來蒞冠氏適
屆審丁之期羸馬瘠僕日往來於諸村落間問民疾
苦外所接之賢士大夫指不勝屈一日之崇文里有
長揖而前者洒然異之謂縛有王謝風焉詢其名則

卷之九

三

知爲邑貢士趙生楚齡也比歸而檢視邑乘乃宛然
而笑曰吾向謂裕峯趙先生之必有後也今觀其後
裔不旣信而有徵矣乎已而更思保定公之歿於家
已百年而紀武象賢風流不墜是必有碩德之彥以
聯屬於其間而余胡未之見也復徵之邑人始悉其
所以蓋楚齡之父滄方以明經高選侯銓學博而魯
殿靈光巋然高峙者則其大父諸生之琦也之琦天
性孝友兼聰穎異人失怙時年甫成童又值家計中
衰而能奮志力學蜚聲藝林定省之餘身自督課然

則楚齡之成立其所稟承固有由也

以下闕

雲南建水州知州文炎趙公暨配馮氏墓表

翰林院庶吉士董元度平原人

乾隆乙未長夏冠氏趙上舍

其墳

介予同年祝華菴

登堂來請曰維春之暮先大夫窀穸之期先生以故舊之誼不遠百餘里光臨會葬不孝等中心識之未敢有忘惟是先大夫居鄉蒞官諸大事葬期促促未獲表諸貞珉幸先生一言勒諸麗牲之石庶以信今而傳後敢以請予哀其誠而不敢以不文辭也謹受

卷之九

七

其狀而讀之按狀公諱焜字文炎其上世隸山西之洪洞縣始祖成明洪武間遷居冠縣遂為冠縣人世有隱德六傳至克念而通仕籍由選貢任縣尹克念生光遠進士起家以戶部清吏司奉勅督理昌平糧餉晉部郎歷陞保定府知府歿祀鄉賢光遠生九達太學生九達生之琦邑庠生之琦生瀆廩貢生瀆生楚齡廩貢生即公考也子翹公有丈夫子二人公居長生而岐嶷讀書目數行下誦五經能屬文邑諸長老咸器重之年十三父歿王父延師教讀頗嚴闕九

年疊遭重喪年二十一王父又歿煢煢孤露攜幼弟
任家督內外支柱其間不復能究心舉子業矣援例
入太學以經世自許渾樸厚重胸無芥蒂暇則讀先
儒語錄及經濟實用之書古今史事得失成敗之故
瞭如指掌按感黨以謙和臨事有決斷急人之急如
已之急嘗拈學喫虧三字箴諸座右曰吾一生受用
此三字不盡也待弟丙章中含情義交至同居十餘
年迨析箸禮讓相先閭里咸重之尤崇祭祀以尊祖
敬宗敦倫睦族爲己任酌定祭祀之期修墓植樹置

卷之九

七

祭田族中凡力不能延師讀書者悉力資之由是兄
弟子侄輩彬彬多文學之選佐邑令修文廟兩廡捐
資八百金草廟村歲大饑出穀百石濟之存活無算
親友負債者不下數千金不能償笑焚其券鄉人嘖
嘖稱服而未嘗於人有德色也乾隆十七年謁選得
雲南建水州牧爲臨安首領稱重鎮西爲石屏沅江
東控蒙自南帶澧社江江外卽緬甸國漢夷雜處公
私交迺兼管曲江鹽場坐鎮爲難公至則嚴繩吏役
寬待士民而民以翁翁向善不忍欺案無留牘署無

浪費事不煩民不擾捐廉建坊以勵風化創書院以崇文學會曲江旱甚距城二十里步禱黃龍潭三祈三應一邑呼爲神君至今黃龍潭生祠存焉其善政善教之及人者未可一二更僕數嘗語人曰作吏如治家只勤儉二字盡之勤可補拙儉以養廉持此以往上報君國下順民情兩無負也人推爲名言以會訊西河魯令賄事守正不阿與太守意見相左或勸公委蛇從事公毅然曰違心以從上官吾不能也未幾公擢員外郎公本清介自矢不名一錢又以失上官

卷之九

美

官意交代益多賄累遣長公子兼程歸里鬻產幾許始得脫然需次入都萬里長途風霜跋涉公亦澹懷仕進移疾而歸杜門養疴延師教讀子若孫亦各卓然自立馳聲藝苑爲時名士時則課晴問雨與田父野老絮絮立談於隴畝間見者不知爲天南州刺史朝右尙書郎也足跡不入城市年六十八歲以終配馮宜人性嚴重不苟言笑年十七于歸事兩世尊嫜咸得歡心病則親嘗湯藥歿則盡哀盡禮與弟婦同居十年門以內無纖芥之嫌雖貴膺翟芾之榮而衣

粗食澹雞鳴而起操理家政樛曲下逮恩而有禮以
建水州路遙未能偕往事無巨細無少貽悞逮公卸
任遄歸交代之需咄嗟立辦所謂賢婦持門戶者歟
先公十有八年而終壽僅五十有三嗚呼公居則爲
完人出則爲良吏承先啓後誠無愧於古之君子而
不克竟其所施優游林下居二十年巍然如魯靈光
殿爲一方典型猶憶在京師日與公兄弟盃酒談讌
聯枌榆之雅而公兄弟皆篤實君子有本有末推爲
二難忽忽已逾二紀丙章歿且六七年君又新歸道
子孫婚閥別詳宗乘茲不贅云

卷之九

七

山而同時官京師者或歿或歸或散于四方十無一
二存者而余以改官謫宦近在百里猶得執筆以表
公之遺事今昔之感不禁流連三致歎也生卒日月
冉子仲弓墓碑

督糧道

孫星衍

陽湖人

冠縣北二十里有冉子仲弓墓墓前有祠其傳劄自
宋元自明景泰天順以來厯世修葺碑碣具存其墓
載於曹學佺天下名勝志明一統志甚著後世忽指
曹縣之冉堦當之冉堦實穰侯魏冉之墓見於水經

注何得以僞亂真使者奉命叅藩山左下車之始卽以崇禮先賢振勵風俗爲輔軒應問之事飭校官訪考冠縣冉子祠墓倡始捐修卽據冠縣田平約士庶出資修理完畢申報前來使者嘉其急公免其徭役用以勸善考冉子仲弓爲魯人不見於史記而見於鄭康成論語註其家語所稱少孔子二十九歲旣是王肅僞書亦不足據王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則以仲弓爲伯牛之子漢人及見古書或有所本未

卷之九

美

敢定之孔子四科列仲弓爲德行問仁問政則告以邦家無怨赦過舉賢僅僅爲季氏宰欲使南面臨民孔叢載仲弓兩問惟刑教折獄爲兢兢是仲弓固以德行兼通政事者鄭康成序論語以爲仲弓與子游子夏等撰定是又兼言語文學之長四科幾一人兼之古有族葬之法今伯牛葬在東平冉子有葬在鄆城仲弓以魯人葬在晉冠氏未詳其故唐開元贈薛侯至宋祥符贈下邳公咸淳又贈薛公儒家尙文反葬封墓之事三代有之而明奸臣張璠逞其私議削

其禮秩今象飾端冕猶存不予瑄之矯誣改制也國朝爲冉子建立博士而春秋祀在曹縣得毋爲明一統志岐說所誤乎後有知者其鑒於斯銘曰德行之選列於聖門寒門非賤人爵非尊用同駢角可使南面弓旌不及規模自見手著論語獨綜微言游夏避席求儒隨肩古有族葬東平匪近冠氏有冢云胡適晉採樵旣禁崇祠在茲祀典有舉神無不之

趙秋渠先生傳

牟

廷

棲霞人

先生諱錫蒲字建男秋渠號也又號石農山人姓趙

卷之九

堯

氏冠縣人遠祖光遠明進士保定知府通永兵備道祖焜雲南建水州知州有德於民州人爲作趙公雨詩父其墳乾隆乙酉拔貢昌樂教諭性耿介教有義方先生早擅文譽乾隆丁酉拔貢由新城教諭保舉知縣分發直隸署任無極縣唐縣望都縣補高邑縣調補定興縣陞薊州知州署遵化直隸州陞順德府同知調保定府同知又調易州直隸州知州所至有聲大得民和其在無極遇大水乘筏四郊度高下疏導有方躬親賑務實惠逮民吏不中飽又捐穀五千

石接濟之而民氣蘇在唐縣縣境濱山而多沙風起播揚頗害農田先生曰沙可行空風而不可遇樹風能穿茂樹而不能挾沙沙如蝨風如髮樹如櫛去沙有道惟宜種柳乃教令近沙村民密栽楊柳百萬株共禁樵採十年之外陰陰覆岸驚沙不飛穀收自倍縣人坐享其利或號其樹曰甘柳者以配薇芾甘棠也在定興遇大水辦賑撫恤得宜薦畿輔第一水落蝻生使民捕蝻量升斗納之以豆易之民不餓損蝻不高蜚惟望都定興薊州視事日稍久皆興文教創

卷之九

卒

起學舍望都者曰康衢書院傍築小滄浪亭疏九龍泉鐵甕橋有荷有竹瀟灑文心定興者曰范陽書院在縣署之東亦水流花開之境而薊州書院選地城墻結亭曰慎餘鑿泉曰洗心水木明瑟文雅萃處乎其間其在薊州易州皆當陵寢重地皇帝春秋謁祭于官扈從馳道橋梁士馬芻糧行殿紅燈萬盞官儲供具經數十番承辦無纖介差池大吏不憚民忘其勞然直隸差徭繁重農民尤艱難先生知百姓力絀勞勞可念是以覈除望都關弊釐革高邑浮收恤慰

定興疲役汰減剗州雜派捐辦易州兵車此皆其犖
犖大者惻隱喻於窮黎故所去而民思之嘉慶十九
年六十九歲卒於易州官舍三州五縣新舊部民塞
衢赴弔如哀親戚先生歷官三十年無聲色之娛惟
愛佳山水好聚書常以數千卷自隨所止居纍石穿
泉條然塵外先生卒後弟錫書選官雲南元謀縣知
縣三載報最遽引年歸囊橐風清亦雅士也

贊曰種樹以吏爲師宜不若以場師爲師然吏未必
知種植之法而循吏獨知種植之用場師固不能知

卷之九

全

也夫欲知小者近者聖人亦不如老圃而欲知大者
遠者老圃定不如循吏可貴哉種柳障沙長情多思
天和六柳之用猶未之及而况場師安能知之古之
遺愛於今美談不學爲圃而爲種樹師爲政風流遠
矣人固有不及遠大更不屑近小亦號爲民牧而不
慚者何哉

王孝村重修萬壽宮記

邑令

李文耕

昆陽人

聖天子繼列聖累洽重熙之盛登極御宇撫乂羣生
辛巳春大赦改元敷告中外聖德洋溢湛恩汪濊薄

海臣民莫不謳歌鼓舞祝頌龐鴻山東冠縣知縣臣
李文耕適邀恩旨陞授膠州牧交卸將行有清鄉王
孝村民張人傑等以重修萬壽宮將竣請文勒石詢
其始修之由則曰國初以來安民勦賊豁免賦役人
荷再生之恩家享無事之福建宮祝釐以達負曝之
忱於萬一也問其重修之故則曰建宮之後人康歲
稔中間改作民用不安今將復舊址而光大之庶永
祝聖德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草野亦常歌太平之福
也耕聞而異之夫世之惑於異教者多矣民間祠廟

卷之九

全

之興不曰某道之宮則曰某釋之刹雖意主於修善
作福亦無大悖於爲人之意然舍君父之大而別崇
像設是蓋惑之甚者不知抒忠效順率土尊親善之
大者也食毛踐土長享太平福之極者也今冠民不
惑於異氏之教而汲汲乎修宮祝釐又時值聖天子
新政之初將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親
民小臣敢不因士民所舉之正而極示以尊親之大
以順導其忠愛之忱也乎爰敬謹爲之記

重修文昌魁星閣記

邑令

梁永康

靈石人

攷天官書天象懸衡於北斗戴匡而居斗口者曰文昌而北斗七宿四星方形爲魁先王以之綱維乎天象後世以之感兆乎人文載在祀典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康自丁亥視篆冠邑學宮歲久未葺而學之東爲文昌閣圯毀尤甚城上魁星閣徒四壁立神像亦失所在考邑乘明萬歷間學宮頽記修葺文昌閣以瀕學宮故完整且邑令談公自省偕邑宦趙公光遠捐地城東南隅建魁閣設聚奎書院維時科名之盛甲於旁邑嗣是移建城上自乾隆丁酉續修後迄今

五十餘年無復過問者矣夫廟祀不修文運不振此固守土者所深愧也已丑之秋旣屬張輔臣少府世佑補大成殿角弁兩廡簷牙大成門暨啓聖祠漸次修舉復倩邑紳董修文昌魁星二閣計邑人醵資外捐金以助之刻期興工上建高閣外設重簷土木丹漆以次遽施不逾月而告成從此鍾靈毓秀佑啓人文英賢蔚起科第蟬聯閭邑永荷神庥是則冠人士所當自勉而亦余之厚望也夫工旣竣爰稽其興廢始末而爲之記道光九年季秋日立

清泉書屋記

按察使

李文耕

道光十年春仲月冠州梁大令永康告余以清泉書屋成於月之初甄別生童錄其堪造就者若干人延柱平孫孝廉主講并本余商立書屋原議定規程十二條求文勒石從此冠州子弟有藏修息游之所可以收師友麗澤之益誠輔翼學校造就人材之盛事也爲欣然者久之惟是冠人士之聚於書屋也將工其所以爲文者而階科名梯寵利耶抑將求其所以爲人者而敦名節完性分耶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

卷之九

一

文者所以講明爲人之理而發揮之研精爲人之理而析辨之也士人終日爲文命題不出四子書而四子書中有一字一句不切於爲人之理者耶且爲文之功原卽窮理之要也以聖賢片語隻字爲題而溯其源窮其流辨其是非疑似証之於經驗之於史發古人愉懌憂悲之志摹繪其語言警歎之神於融貫處見理之一於界劃處得分之殊非窮理之功之至精至密者耶顧古人之窮理也卽見之於行今人之爲文也徒託之於言文日工而理日晦言雖潔而行

則污逐末而遺其本其究必兩失之豈知文以載道
言以明道道不遠人理不離物有真性情而後有真
學術有真人品而後有大文章能爲不朽之人乃能
爲不朽之言其人可以對天地而不愧則其文必可
以懸日月而不刊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韓子之訓
也善言德行則孟氏之教也冠人士誠由爲文而求
其所以爲人由爲人而得其所以爲文將見今日之
東身修行砥礪廉隅卽將來之出身加民黼黻皇猷
處爲良士出爲名臣則余與大令且拭目俟之至書
有望於後來者云

卷之九

二

創建清泉書屋紀事

趙錫書 邑人

冠在金元時爲搢紳往來之衝名輩如元遺山楊紫
陽嘗流寓於此講學者日益衆明萬厯間聚魁書院
立掇巍科者項背相望代稱極盛焉我朝稽古右文
造士之隆遠邁前代顧二百年來冠僅十七人舉於
鄉登甲科者一溯其由則書院之廢已百餘年徒以
經費未充寢遠寢弛遺跡藜莠不可復問矣憶自庚

辰歲今廉訪李復齋先生宰於冠首惇風教舉孝子
節婦綽楔表其里士民蒸蒸向化期年而先生去書
院之舉蓋有志焉未逮也迄丁亥邑侯梁晉蕃先生
下車承頻年饑饉之後士習民風視昔又殊揚清激
濁一以廉訪前政爲師而廉訪復履念下邑頻詢疾
苦我梁侯用是披陳利病謂民之失業曠土多也士
之失學膏火匱也旣勘瀕河沙瘠之士爲民紓其賦
徭復新文昌魁斗之祠爲士培其風脉而書院之設
尤不容已於是廉訪倡捐千餘金梁侯亦捐金千餘

卷之九

三

購錢氏舊宅而鼎新之張輔臣少尉世佑實董其役
不辭勞瘁再閱月而工竣計購宅費五百餘金餘二
千金付商人滋息爲經費所自出廷名師主講其中
生徒雲集絃誦之聲徹於衢巷聞者謂百餘年旣絕
之響一旦復續也廉訪自爲記以訓諸生復寓書不
佞俾敘述始末重以梁侯之命不獲辭爰備述今昔
盛衰循環之故以告邑人士願敦行者旣鑒於昔之
綽楔學文者復勉於今之門墻孳孳矻矻以上道疇
昔聚魁之盛且遠紹遺山諸公講學遺緒也庶不負

廉訪與賢父母維持風教之意歟

續修文廟碑記

立於乾隆九年刪補於此

邑令臧根泰

皇帝御極之五年根泰莅茲邑下車之明日謁夫子廟拜稽首畢循行周視若殿若戟門若櫺星門若萬代師程坊斬然皆新構同事諸君告泰曰前任何侯所重構也若外牆若兩廡及花牆煥然皆新築僉曰鄉大夫趙焜暨弟輝所重築也泰肅應曰善雖然內外泮池淤且毀崇聖祠傾且圯諸牌坊弁岌岌欲墮地此何侯以待後來者也冠氏東近杏壇西接畿輔

卷之九

四

先師實甞式之天子之光實照臨之而顧使文廟所宜美備者底於缺如無乃褻與爰擇六年四月丁酉鳩工七年三月辛酉工竣乃敬爲之銘

銘不載

傅公墓碑

清訓導

李道修

公姓傅氏諱士珍字雪樵雲南昆明人也道光乙酉科舉人咸豐癸丑八月由武城調冠甲寅三月朔長髮賊突至公登城拒守力窮城破賊執公見賊首喝令跪公罵曰爾叛賊攻城屠邑以圖不軌吾大清命官焉跪賊遂北面立指賊而罵賊怒甚令去衣背縛

柱上援弓而射每受矢輒張目呼天怒形於面片刻
引至門外剖心肝而後斷頸焉家屬遇害者五人幸
遺一子名培基甫三歲二女皆垂髫逃隱民間得不
死時同罹難者官紳民勇合計二千餘人賊去後土
匪繼起越數日無人過問公雜於亂屍中殪卧道旁
邑庠生李公文桂目覩心惻自備棺槨欲營殮之適
公舊僕王玉被虜回同殮殮畢數十人扛之不能起
王玉乃匍訴於館陶令陳公秉初陳公卽備朝服數
事棺木四口重殮公及其家屬並經委員詳驗明確

卷之九

五

後棺乃動嗚呼時公死已旬日面不改色此殆英爽
之所致亦精誠之所結歟肥城令吳公曉亭諱樹聲
者其甥壻也迎公子女至署並遣伴來冠謂公子幼
不能扶襯旋里請權安泉壤以俟異日邑人咸以爲
是李公文桂遂

於五月初三日歸窆然

又恐潛德幽光歷久或湮也衆議勒諸貞珉以垂久
遠伏思公蒞冠僅數月善政難以枚舉而遽遭此大
難其事誠苦矣然其事雖苦其心自甘歷觀古今來
忠臣義士代不乏人而或激於義氣或感於知遇其

所爲未必盡善也公獨於戎馬倉皇中從容就義如此所謂歲寒松柏疾風勁草其在斯乎爰爲之贊曰宇宙有正氣要在歸名義子孝臣忠貞人紀賴以立憶昔烽煙起悲笳聲不止城破身爲虜賊人爭相喜向使一轉移豈是無生理惟是欲成仁甘心致此身成仁仁已成面貌猶如生千秋爭一刻永垂竹帛名

傅公殉難紀略

清知縣

朱瑞果人

署冠縣知縣傅公名士珍字雪樵祖籍浙江蕭山其先世以宦遊滇遂寄籍爲雲南昆明人由孝廉任廣

卷之九

六

文嘗受知於雲貴總督林文忠公則徐薦於朝選授山東武城縣知縣旋以捐餉事加同知銜咸豐三年春粵匪陷江寧分竄河南圍懷慶前山東巡撫李忠毅公德奏請出境辦賊倚公才檄調隨勦忠毅公尋以病還故公累著戰功而迄未受賞是年冬調署冠縣公下車卽與民講團練事嘗曰團練在心力次之心固而力聚寇何爲公平昔秉忠誠重氣節折獄以片言決而不傷渾厚蒞任六閱月霄小遯迹冠稱大治一時民歌太平頌父母焉四年二月逆匪渡黃犯

金鄉不數日而陽穀鄆城相繼陷賊屯張秋鎮公聞警卽會僚佐約紳士招義勇爲守城計四鄉之民感公恩者僉願入城守禦同心殺賊雖事起倉猝而戰守之具無不備三月朔賊由莘縣直犯冠先驅者至公率勇登陴開鎗下擊斃賊無算自寅至午相距三時之久而賊大隊續至黃旗亂招不下數十萬守者氣爲之奪謂公曰彼衆我寡徒守無益不如出決一戰勝則幸保無事敗亦可爲後圖公曰吾守土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遑計其他乎吾有死守而已衆

卷之九

七

聞公言守乃愈固當是時公守南門屬教諭顏公懷蘭守北門典史瞿公濬守東門訓導邢公廣虞署干總壽張營外委崔公富貴守西門賊旣合圍四面急攻北門有新築處不甚堅爲賊炮所陷顏公揮勇運土急填賊已蟻附而上顏公及其孫錫祉死之公聞報率衆往接遇賊於南街手刃紅衣賊目一名藍衣賊目一名公額亦受鎗傷賊衆大至左右紛紛死公力不能支遂被執賊擁公至縣署見渠魁欲脅之降公瞋目切齒大罵曰逆賊爾等皆大清子民朝廷有

何虧汝乃聚蛇蠍豺狼之輩屠辱生靈我朝廷命官也死當請於上帝帥枉死厲鬼擊汝腦嚙汝魂以陰助官兵指日滅汝不留餘孽速殺我勿以狗彘言污我耳賊乃反縛公手剖腹挖心斷其元懸諸樹嗚呼烈矣時東門尙未陷瞿公與賊相持方揮勇施礮石而賊已至身後瞿公腦後中刃而死其弟奎文閣典籍翰章及家丁蕭升等三人殉焉邢公崔公聞城破自西門下城與賊巷戰身受八創而殞家丁張繼武從死崔公手刃數賊刀折不可用乃奪賊刀以刺賊

卷之九

八

力竭被害馬兵郭濟瑞王德勝步兵齊法成齊法武李夢齡胡錫麟等同死其一時及於難者公之幕友前臨朐縣典史王君錫蕃濟寧州生員潘君導誥考選未入流劉君駟布衣浙江山陰王君汝庚江南安福鄒君學鈞桐城王君樹人順天王君壽昌等九人家丁張升等三十九人團長紳士劉君慶長李君尙和等十六人勇目安德明等二百二十四人書吏李文等十四人差役錢永禮等一百四十五人件作張存公一人若而人者皆於城破時或罹鋒鏑或犯礮

石或知事不可爲而自戕自經死不一而以死之心則一也方賊之至張秋也傅公及僚佐家屬皆在冠冠紳士爲公計曰公則有守土責眷奚爲盍避僻鄉庶公無憂內顧公謀諸夫人夫人不可曰吉人天相自古爲然脫有不幸君死土吾死君分也我自定見願君勿以爲念於是瞿公夫人顏公孫媳聞其論咸避之故賊至而三公家屬始終不出署賊旣害公人問妖婦何在公之夫人如夫人及公姊之適王氏者羣起曰命婦在此賊輩何爲欲殺卽殺不必多言

卷之九

九

賊乃牽公之夫人如夫人公之姊及幼女三人至外堂而他賊已執瞿公夫人顏公孫媳與曾孫至次第遇害至公第三女年甫十二賊以刀連刺嚇之曰畏乎應聲曰父母皆被殺尙何畏賊擲刀曰難得難得竟獲免顏公孫媳年少有色賊欲留之氏毒詈乃殺其子以脅之而詈轉毒忿起奪賊刀直刺賊賊怒乃殺之正任干總李永哲之父名鏡年幾七十矣安坐署中怡然而及於難嗟呼依古以來人孰無死若傅公之死外而僚屬幕賓內而婦女孺稚推之紳士編

氓壯勇僕從丁胥吏役約以數鉅萬計同死於一城
俾忠孝節義之名聚一時而垂千古是皆公平日聯
聲氣激忠義推心置腹入人者深故能集千萬人一
德一心至死不變也夫豈一朝夕之故哉公旣殉難
巡撫崇公思入奏奉旨賞加知府銜賜卹准建專祠
其同死難者均得附煌煌乎褒忠之盛典也果於五
年春承乏斯邑憫公死事之慘敬公報國之烈且以
生死交誼有不能已於中乃捐廉積俸鳩工庀材擇
地於邑南門內城隍廟之左興工於六年春竣事於
八年冬閱三十六月而祠成由大門而正殿而後殿
丹三進左右構廂廡殿中塑公像并詳稽同難者分
別前後土下左右而序列焉諸工皆畢因記公死難
巔末及建祠日月勒諸石并以同死諸姓名附泐碑
陰嗚呼俎豆千秋馨香百代斯祠之建其無斁乎咸
豐九年己未仲冬

崔武略公墓誌銘

清知縣

魏起鵬

江西人

公諱福貴改富貴字素之武庠生世居濟南其先祖
諱大元祖妣氏崔叔祖諱雙桂庚申武進士任濟寧

河標副將父諱長松投効曹州鎮標遂隸河澤籍公兄弟六人皆業儒軍興後投筆從戎先後以戰績著俱登顯秩公居次生於嘉慶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寅時幼而岐嶷及壯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善騎射知兵法居家以孝友聞由曹標中營外委咸豐癸丑檄署冠縣千總公六弟福泰大名游擊歷任宣化通永湖北宜昌總鎮是時以武生從軍而行同請假省親兄弟依戀膝下不欲去金太夫人諭以大義當盡瘁報國各識之不忘公於是年秋抵冠縣千總任先是粵

卷之九

二

匪滋擾大江南北無完善處前任千總李君永哲奉調赴援冠縣馬步兵卒均隨李君出征其餘士卒無幾公以時事多艱怒然深憂晝夜訓練不遑啟處與邑侯傅公協力籌畫團練鄉勇以資防禦尙未就敘甲寅三月朔粵匪突自莘縣蜂擁而至賊數十萬直薄城下四面合圍城隍旣多殘缺兵卒又復單薄公帥師守西門迭發大礮擊賊輒中賊屢卻是日午賊攻陷北門公聞信馳援賊已滿城卽揮兵巷戰手刃黃衣賊數人至刃缺不可用猶復奪賊刃力戰會馬

負重傷公踣遂遇害年四十二歲所部馬兵郭濟瑞
王德勝步兵齊法武李夢齡胡錫麟等皆死之同日
殉難者邑侯傅公士珍教諭顏公懷蘭訓導邢公賡
虞典史瞿公濬以及幕友家丁民人男婦大小死忠
死孝死節死義者蓋以萬計嗚呼烈矣抑亦慘矣方
城之將陷也有民婦入公廨泣涕謂公夫人曰城陷
矣盍亟避去公夫人誓欲盡節民婦再三強挽因念
子女皆幼乃携以奔匿民宅中得免初二日賊退公
夫人偕公子尋得公尸於鼓樓街體無完膚而面貌

卷之九

十一

如生時倉猝未得扶輓回里因葬於城南門外西南
隅與傅公墓相望亂平蒙前中丞崇奏明請卹奉旨
俞允例封武略騎尉於死難地方敕建昭忠祠世襲
雲騎尉公德配沙宜人矢志撫孤子一智承襲世職
女一適滇水二品蔭生候補通判馬開王孫五來禎
來祉來祐來祐來祺沙宜人於同治八年四月二十
四日巳時壽終內寢享年五十有三歲葬祖塋嗟乎
士大夫身都通顯當無事之日莫不高談節義侈言
忠孝及一旦有故偷生全軀者比比然矣公以干總

守彈丸邑非有高城深池足資捍衛也非有精兵勁卒足資戰鬪也而羣盜紛乘獨能以身爲殉視彼據堅城擁重兵燿師殲民猶復假冒功名者奚啻天淵哉若公者忠義凜然洵與日月爭光矣起鵬來權是邑入公祠拜公遺像不禁欷歔感慨肅然起敬如見其人及出南門見夫嘉木葱蘢茂林陰翳中兆域巍莪都人士豔稱之曰此崔公與傅公之壟也又復悽愴欲絕徘徊不忍去每當春秋之仲采蘋薦藻以妥英靈者無間婦孺是何入人之深而感人之廣也公

卷之九

十三

子由承襲補授是邑干總出公行述祈爲碑銘起鵬旣按狀謹誌爰爲之銘以壽貞珉銘曰天地正氣篤生偉人數奇不偶大用未申捍禦下邑奮不顧身昭昭大節驚泣鬼神汗清照耀鐘鼎勒勲允扶世教允植人倫佳城鬱鬱傳公爲隣生同患難歿共坵墳山川生色草木皆春於戲噫嘻奕禩流芬

重修贈薛公冉子仲弓墓祠記

清知縣

徐

霖

錢塘人

子惟乙卯挑發於山東竊喜近聖人之居時謁孔孟兩陵且得便厯齊魯諸仙賢墓址偶因公於役曹縣

地有冉堦相傳爲冉子仲弓墓春秋後祀因之蓋知其惑於明一統志之岐說也歲甲子量移冠縣考茲土古蹟有冉薛公墓縣志載其高廣二丈許在縣北二十里之王段村宋元以來墓側有祠歲久圯廢明冠庠徐司訓捐廉購地肖像立祠太常少卿彭諱時爲之記傳并附在郡志云兗州府東南五十里亦有仲弓墓俗呼爲冉堦於是兩說並存無從徵信矣夫惟冠邑之有冉子墓也見於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魯人而葬晉地當時必有見

卷之九

兩

書而知其故者一經秦火以致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然能令唐宋之考古闡幽微顯於千百年後至今賴有明徵可知神所憑依雖歷久而不能沒也水經注濟水東北逕冕句縣故城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冉爲秦宣太后弟秦昭信范雎之說免相就封始於穰而益封於陶卒而葬於曹焉世謂之安平陵墓南殘碑尙存麗元時猶及見之又山東考錄曹縣有冉堦乃穰侯魏冉冢今以爲仲弓云然則非薛公墓確然無疑何得以名易姓耶考冉子仲弓其言行詳於魯

論戴記家語者不復具論鄭康成註伯牛仲弓冉子有皆魯人論語正文引之家語詳其同族今伯牛墓在東平冉子有墓在鄆城而仲弓墓獨在冠氏古者葬不擇地亦不擇時正不必過爲曲解也唐開元二十七年贈薛侯加冕服宋大中祥符元年贈下丕公咸淳三年又贈薛公予蒞茲土兩載考証旣明奉祀宜亟冠之士民黃希武馬元標張宣等出資修葺工竣告予請記其事予嘉其急公崇祀并申請糧使孫淵如觀察須發墓碑哲匠鴻文光榮下邑爰於簿書

卷之九

五

之暇勉爲文記之以附驥尾云爾清嘉慶十年五月刻石

重修文廟碑記

清翰林院編修 張英麟 歷城人

蓋聞玉振金聲木鐸垂萬年之教禮門義路杏壇仰百世之師故東漢之定禮儀視學必先釋奠而北宋之增制度修像以肅觀瞻冠邑聖廟創建於金貞元中嗣後修廢迭更厯有年所咸豐間粵匪士寇相繼蹂躪冠裳肅肅旣剝蝕於風霜俎豆莘莘亦燬銷於兵燹邑侯孫公下車而殲餘孽擅疾風掃葉之威守

士而撫斯民本學道愛人之意教先黌序百穫樹人
禮重賓興三升選士乃值脩儀於朔望諸生但觀鸞
旂而逢致祭於春秋多士不聞鼙鼓宮牆數仞迴殊
美富之觀泮水一泓空切淵源之溯瞻聖顏之零落
幾欲愴神嘆學廡之摧殘曷勝扼腕率廣文而倡捐
鶴俸謀紳董而勸納牛租鳩工庀材督役興建自客
歲季秋經始至今歲仲秋落成聖域賢關悉昭輪奐
重檐複宇式廓胡模端冕搢珪入廟而儀型共仰奉
璋執瓚登堂而禮器可觀由是集冠帶於園橋學士

卷之九

亥

駢肩而至陳鼓鐘於半壁譽髦咸接武而興行看芹
藻馨流聆絃歌於比戶應識菁莪化溥作道義之干
城爰勒豐碑以垂永久是爲記

清同治六年知縣孫善述立

重修文廟碑記

清知縣

何式箴

冠邑聖廟溯前邑宰孫君踵舊整飾爾來二十有五
年矣內而像設黜昧蓋瓦級磚之禿甄壁流之湮穢
外而牆垣之剝侈赤白漫漶綽楔之傾欹及今弗治
後將彌甚余承乏茲邑時閱七載春秋展祀及吉月
之奠府仰流湯太息無以揭虔妥靈而肅觀瞻也歲

在癸巳隴畝告稔境內無事屬學校之士而謀之各
因其力醵進以待役且出俸錢爲倡不足則取諸每
歲課士膏薪之餘積以益之衆推耆俊董其成旣得
請於大府乃揆時庀徒以繩以築以黝以聖其門垣
之不中程度者稽諸國典而更之餘悉仍其舊貫其
旁文昌祀宇因以具舉創揭奎星閣於左偏亢爽之
區複宇巍翼崇墉屹峯壯不踰制麗不及奢經始於
二月乙丑日越七月壬午日工告訖功邑人士以泐
石記其役請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事必有舉不得
而簡宰斯邑者方將與學校之後彥敦禮義勵行修
以期仰副作人之盛化矧秩祀之重鉅典隆儀之所
繫詎得以簿書之所不責而諉之也哉爰述其顛末
俾泐石以詒來者清光緒十九年

增修碧霞元君祠記

明進士

錢

楷 邑人

郡東郊外曩有碧霞元君祠今垣圯中庭其遺趾也
邑人厭其規模隘陋塑像傾圯瀆媒神明乃共議令
募緣者振鐸徧告諸鄉閭於是邑中達官耆老及毗
黎等鳩工聚財遂恢擴其庭表巍莪其棟宇於巖厦

棖題則繪采之於側室廊廡則葺緝之其嚮明而當尊者爲碧霞元君其餘諸元君則配列之俾仰止泰岱者望道塗以興思觀離宮而動念良有以也且前有二門尉以竦其觀傍有十曹司以森其像又俾向葵鼎而焚叩者凜然肅如在之誠也是祠也猗矣盛歟鳥革翬飛壯矣偉歟竹苞松茂信閭邑之勝概一闕之鴻鎮也迨于壬辰秋我邑侯劉公以睢陽之人豪來眠冠棊篆下車以來美政維新德愛旁流淪膚浹臆民之頌召杜而歌來暮者徧康衢焉其釐奸剔

卷之九

十八

蠹而彊梁者知做起弊維風而善良者思勸不惟城郭樓堞繕造煥然其餘學宮神祠靡不整飭烜耀矣夫善者人心之同然也而好善者又人情之大公也上有所倡斯下有所和今邑人不吝工資而樂成此祠者要亦宰是邑者有美意以鼓舞之也考之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記曰從善如登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矧修祠敬神固人羣之盛心向善之美事也今若神之至尊如碧霞元君者具天妃之聖號擅東嶽之威靈從我明撫運迄今而禪封蒸祀屢有巨典且

歲入香課其裨益於國家者亦豈淺尠哉卽其神威顯赫殄妖馘邪禍淫福善昭有明驗凡海內元元所以望方叩謁不遠千里而來亦其神之靈爽默有驚服之耳是豈可以區區淫祠者方此也今茲聖祠朔建於昔重修於今始終絡繹幾廿餘禩邑人欲鏤諸石以誌不朽有會長周富輩率衆勦余以言余遂據是祠之顛末備述其實而廣其傳於後云明萬曆二十一年

重修曉春亭碑記

孟子六十七代孫 孟毓傑 邑人

卷之九

九

張平村舊有曉春亭一所係亞聖鄒國公孟子曉諭景春處祠基荒廢者久嘉慶四年歲次己未依奉恩詔內一欵廢墜者舉之明年歲在庚申乃聯族捐資重修不果未敢呈報七年壬戌春間蒙上憲檄飭確查先賢祠基據實上報卽於四月初三日具呈本縣張天案下據呈曉春亭因厯年久遠庭宇傾頽碑倒字泯僅存遺跡現欲重修復設祭田實屬返古追源之意自應速爲修葺春秋致祭以昭誠敬可也批示煌煌恪守凜遵癸亥三月初六日修葺斯亭吉竣復

蒙萬天恩斷祭田十畝分派族人輪流佈種以備祀
品後世崇仁先生慕義君子扶翼而續修之庶古蹟
之不泯也是爲記清嘉慶九年

重修曉春亭碑記

張登三 邑人

亞聖孟子未生時孟母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鳳自泰
山而來止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地及寤五色彩
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父諱激字宜公早卒仇氏
賢德攜子以居三遷書舍之旁及長受業子思學自
若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天下名儒

卷之九

三

壯遊戰國至齊者五遊梁者三當其去齊適魏及晉
都烽煙告驚不約而護送者干家提壺漿迎者八里
景春拜謁而干論孟子止車而立談教化剴切曉諭
詳明見孟子中篇今有煙莊宋村干家居八里莊東
西二提壺南北兩化春止立村厯厯可稽張平子築
臺構亭勒石紀之此張平村之所由名也至前明嘉
靖年間邑侯夏濬設學於此內閣孟淵重修庭宇迄
今數百年風雨摧殘漸卽傾頽聖裔孟毓傑等重爲
修葺鳩工庀材數月工竣倩予爲記余觀夫廟貌巍

然神像儼然更深喜聖裔賢而有文謹而克力以隆其返本追源之思者爲不多觀也故樂記之清嘉慶九年

議建考棚記

清知縣

韓光鼎

錢塘人

天下事有可因而不可創者有不可創而不可因之因失也可創不創亦失也然可創之失愈於可因之失何也因易而創難也清泉之考棚不幾如是夫余蒞冠之次年歲壬申值童子試余問何處試曰試於署余笑曰冠氏之署一毀於髮逆再毀於教匪所謂

卷之九

十一

署者卽藉以辦公之書院耳地甚窄童至四百人卽不得坐何考爲或曰如思其次惟於大成殿下蓋以席分列東西場命自設桌椅然風雨之侵不免也肩負之勞尤甚焉余姑領之試六次每睹其艱恒惻惻然以爲考樂事也今則苦矣與其苦中尋樂何若樂而忘苦之爲愈乎思至此則創之情殷而創之志爲愈決遂與冠縣司鐸儲宣甫先生及在籍紳士陳書五廣文等晨夕諮謀相其地度其材籌其方位形勢或曰創則創矣能必成乎或不力則一簣之虧恒有

之使君曰創而紳與士或不敢創則羣皆任易而任其難者誰也余曰斯言是因延總理者以篤其責分司者以廣其勸交相督飭者以奏其功如此爲創何異於因民之効力者多而民之出貲者亦衆矣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傳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是役也殆有近焉庚辰冬歲一周而工竣司事者請堂楹之句因題曰創昔年未有之基不藉庶攻那得衆材歸廣厦看此日多文爲富若成大業定然器識化經綸又題內宅一聯云自古文音宗吏部敢云桃李出

卷之九

三

公門顏其額曰圃香小築是豈余之樂爲有成而自矜歟抑豈集衆善而歸之於已歟特以前乎試者余同其苦後乎試者余同其樂同其樂而不同其苦烏乎成同其苦而不思夫樂烏乎成卽同其苦同其樂而不思苦之可以爲樂樂之不終於苦也亦烏乎成然則苦者創之基也樂者創之效也迎其機以求其效苦亦樂也但記其事之可因則因可創則創亦何必計夫因之易創之難哉余故曰可因而不因者失也可創而不創者亦失也是爲記清光緒七年

典史瞿公殉節文

清舉人 劉春閣 博平人

乙卯歲余館於冠氏少府瞿公命其子執經門下余於接談之頃竊卜公爲非常人而尤未知其行事何如也時值南省不靖延及曹屬兵差過送官民苦之公與邑紳等議以某里某甲出車若干置之公共之所輪流均派胥役不得舞弊夫捕廳微吏也出差辦公非捕廳職也公卽退讓不行事上憲不得咎公鄉民不得怨公也公乃區畫周詳一邑如釋重累噫嘻善矣召棠郇黍頌邑令者行將并以頌公矣不意匪

卷之九

廿二

逆笑至而公竟以殉節沒余乍聞之而泫然繼思之而又怡然泫然者謂夫羈旅省會垂二十年甫得藉微祿以養而竟首領不保忝在相知能不悲哉怡然者念自賊匪騷動以來官吏震懼神魂若喪或則迎賊以求生或則棄城而潛遁督撫藩臬在所不免降而郡縣守令幾於筆不勝書而公以朝廷不甚愛惜之官竟能視死如歸使匪逆覓之知朝廷忠義之氣猶在人心悍然以前必有強師勁卒起而殲滅之以使其種類之無遺是公之死上以答朝廷培養之恩

下以戢賊衆猖狂之氣也豈第以博譽縉紳傳頌間
里姓氏爭史冊之光子孫邀蔭襲之福云爾哉公江
蘇常州人孺人 氏同日殉難訪其節烈則儼然如
公云

傳公贊

杜若棟 邑人

乾坤正氣鐘毓滇方興廉舉孝鐸振膠庠韜鈴著績
聖恩汪洋武城初宰遺愛甘棠繼蒞清泉召杜慰望
下車伊始整頓紀綱政除害馬邪觸神羊民之父母
四野頌揚妖氛驟集酋勢猖狂公矢忠勇背城相當

守禦力竭大節斯彰刀鋸不避痛呼彼蒼成仁取義
今之睢陽公署幕友咸蹈鏖湯巾幗英傑烈烈冰霜
同寅致命公爲之倡紳民赴急感公循良風雲愁慘
日月無光公殞七日神色如常衣衾權備就殮倉皇
櫬重如山靈威孔張迺易朝服窀穸郭旁天留一綫
義僕匡襄吳公恤孤食報他鄉公嗣幼慧厥後克昌
蟾宮早步杏苑騰芳篤生偉氣熙朝棟梁憫公之忠
崇錫龍章慕公之德巍峩祠堂千秋而後俎豆馨香
弔顏廣文 邑人

顏公諱懷蘭號香圃籍隸張邱道光壬辰科舉人咸豐初教諭來冠甲寅春粵匪圍攻城陷遂及難公性豪邁不飾細行然見危受命大節無虧洵足以起衰而厲懦也爰綴蕪詞以弔之

陋巷家聲一孝廉文章雄健何炎炎筮仕清泉掌學校魁梧奇貌美虬髯屆期課士甄甲乙濡染大筆論明嚴課餘慷慨談時事英偉才略嫻韜鈴妖氣猖獗來粵東寇臨城下勢促窮城陷奮勇猶巷戰捐軀報國竭精忠威武不屈伸大義罵賊盡節繼魯公顏公

卷之九

五

職任無守土頃刻殉難昭千古孤魂凜凜旋故鄉飛沙走石顯神武逆匪抵臨鼠竄歸默助天戈殲首虜同寅同節五忠祠俎豆馨香續樂府歌曰小節須克謹善善乃從長死生亦大矣慷慨矢堅剛子隱軀捐敵侍中血濺王留皮得所喻五代重彥章韓通終不屈名與泰山當誰將掩大德威烈身後彰哀哉甲寅難滇水並流芳

牟山趙公墓誌銘

翰林院 張 翻 平原人
檢討

公姓趙氏諱其璜字中理別號牟山初自山西遷於

冠遂爲山東人太高祖光遠明隆慶丁卯舉人萬曆乙丑進士戶部主政歷陞員外郎郎中外擢保定府知府祀鄉賢父焜雲南建水州知州內擢部郎母馮氏封宜人公幼而岐嶷比長工詩古文詞及行草書性伉直重然諾是非不可毫髮假乙酉膺選拔或勸之進取公以親老不忍離也馮宜人卒十年又十年而建水公卒公先後並行古喪禮人以為難其任昌樂教諭也子錫蒲先選得新城錫書後選得青城不數月間父子同官爲時稱羨任昌五載新學宮飭士

卷之九

三六

習與論翕然錫蒲遷知縣迎養無極縣署旣又攝唐縣事所至有循聲皆公之教也先是公爲諸生時家素封以直言忤邑令遂誣以事下之理會知厯城縣事史君錦按察使沈君廷芳廉得情出之凡三年而訟始息家以中落而公之直聲震一時至今談者猶爲之歎息云公以乾隆六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卒於錫蒲官廨年七十有三授修職郎贈文林郎應晉奉政大夫娶錢氏候選州同知燕公女子五人長錫躬早卒次錫蒲丁酉拔貢新城教諭署直隸無極唐縣

知縣事次錫書丁酉舉人青城教諭次錫信錫章女
四人長適館陶縣廩生張日班次適邑廩生郭培深
次適臨清廩生鄭遠光次適觀城監生張曇孫八人
汝弼壽彭汝毅壽昌壽寧汝誠汝澧汝瀚壽棠嘉慶
三年四月將葬公於开山之原錫蒲乞余爲銘余與
公爲忘年友同貢成均又與錫書偕舉於鄉而錫蒲
嘗從余遊故不獲辭銘曰直躬而良其趾直言而危
其生始以直辱而終以直榮山石其可泐而不可壞
耆公之瑩

卷之九

七

清誥授奉政大夫直隸易州直隸州知州秋渠

趙公墓誌銘

清侍郎 盧蔭溥 德州人

公諱錫蒲字健男號秋渠晚號石農山人姓趙氏山
西洪洞人明初遷山東冠縣世業耕讀至諱光遠者
以進士起家知直隸保定府事擢通永道是爲公八
世祖曾祖楚齡貢生祖焜知雲南建水州事有功德
於民解組時邑人爲詩題其冊曰趙公雨以贈父其
墳拔貢生任昌樂縣教諭性嚴正生徒憚之公兄弟
四人公居長幼穎異偕弟錫書隨父讀書厯下年弱

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以詞賦受知於學使韋約軒先生乾隆丁酉選拔入城均由四庫全書館議敘授新城縣教諭秩滿擢知縣揀發直隸歷攝無極唐縣望都篆補高邑調定興擢薊州知州順德府同知調保定府同知旋擢易州直隸州知州公任直隸牧令前後凡二十餘年每蒞任先詢民疾苦毅然以除弊興利爲己任徭役之累民者減之衙蠹之病民者勦之創修書院捐給膏火簡士之英俊者獎掖之民之善良者翼之直之頑梗者懲之抑之嘗有邑豪

卷之九

五

某恃富以一錢與種瓜人鬥氣甚橫公立拘而杖之聞者稱快又嘗躬率捕役數人於數日內緝獲隣境贓逾數千巨盜十餘人首夥無一脫者以故所至之處奸猾畏懾去後民懷思綦切公嘗爲母太宜人壽舊治紳耆製錦稱觴與夫椎魯鄉愚襁負而至者且數百人公兩以丁艱去任士庶之越境賻弔者亦然是非公之德意有入人之深者能感人若是耶初公宰無極時邑大水公相機疏導日乘木筏往來巨浸中周視鄉村徧查戶口以廉俸佐賑卹不敷則典質

繼之人之賴以存活者以萬計後宰定興捍水患亦如之癸酉冬直隸東三省毗連州縣邪匪蠢動上命京營及吉林黑龍江勁兵會勦凡三閱月凱旋易州與涿鹿接壤兵差絡繹需用車馬奉檄協濟時已嬰疾強起以行恐借資民力易致警擾多方籌畫出已貲增價僱備費逾萬金民不知兵而事無缺悞蓋至是而公之勞益甚病益劇矣既返署遂卒時嘉慶十九年甲戌正月十九日也公生乾隆十一年丙寅八月二十七日壽六十有九誥授奉政大夫元配孫宜

卷之九

三

人先公卒繼配李宜人子四人長壽彭候選衛守備次壽昌次壽寧俱太學生並先公卒次壽堂太學生女二人俱適名族今將葬公於縣城西新塋之次其子壽彭以公弟錫書與余兄爲同年友持狀來乞余爲掩幽之文余不克辭乃括敘大略而係以銘銘曰清泉灑灑沂山之陽篤生賢傑邦家之光作宰作牧循良著稱遺愛斯在聞者以興馬鬣崇封若堂若斧鬱鬱葱葱佳城千古

重修呂祖堂碑記

林崇學
堂邑人

神與仙有異乎曰然神之道救災捍患有功於民者也烈山氏之裔祀爲稷共工氏之子祀爲社被其澤者深也仙則遯世超塵脩然於物外如安期生羨門子高之徒雖見於史家父老無過而祀之者以其心與已遠也呂祖生於唐得道術以授人却鄆一枕富貴浮雲仙人高致也然心空萬物而靈庇羣生凡虔心而奉之者若者福若者禍若者吉凶罔不砭其愚頑而示以覺路生乎百世之上能令後之人恍然滌其邪心惻然生其善心而人心賴以不敝其救世之

卷之九

三

深衷則仙也而進於神矣宜乎祀之者俎豆綿延也冠邑呂祖堂在城隍廟側堂東爲陋室堂西爲隙地厯年孔久雨淋日炙風摧塵埋仁人心焉傷之李君說霖翟君大楨靖君克讓張君獻功等銳意葺新釀質庀材堂之卑者崇之室之陋者易之地之隙者增之楹則丹之桷則刻之屋凡九間皆以瓦覆之大其門墜其壁登其堂曠如也行其庭蠲如也予嘉諸君好義之心而爲神仙謀茲安宅也是爲記

光緒三十年知縣丁兆德倡修

呂祖堂地基列貢生柳士英捐施地基一段東西闊六丈二尺南北長七尺新置地基二段連舊基及柳士英捐施地基通共計南北長十五丈七尺橫如前南至張青雲北至柳士英東至大街西至城隍廟

建水紳民趙公雨詩冊序

趙公者誰建水牧也牧者多矣獨曰趙公奈何賢也其賢之奈何公乾隆壬申秋蒞任未及朞而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故曰賢也其以雨繫之奈何自冬徂春迄四月不雨公憂甚齋戒積誠爲民請命步禱於城

卷之九

十一

西二十里外黃龍潭未及大沛甘霖頻禱頻應是雨爲公而降宜爲我公之所有公不自以爲有而吾臨人士咸歸功於公故以雨繫之也昔者蘇公軾有喜雨亭前牧楊公續爵有霖雨堂今獨曰趙公雨更覺親切有味不愈於蘇之亭楊之堂乎予閉門却掃久與外事間隔耳公之聲識公之誠因與歌詠其事以見三代之直道猶存兼以愧夫前而勵夫繼者

治年家弟傅爲許拜撰並首唱以詩曰

漢時盛廉吏休光照史冊冰玉以爲心號令準金石

邇侯來响町清節追古昔奸能察吏胥牘能了案積
一朝風化淳幾個偷兒匿所子憐顛連省耕問疾苦
今年雨膏愆南畝兆龜坼侯心隱蹇妯虔禱情不極
上帝鑒精誠九天雲四集水立干溝盈犢犁萬畝碧
臨城千萬戶仗侯感天力民爲我侯育澤爲我侯錫
父母斯民者幾人稱厥職伊予反田里頗有沮溺癖
東山二頃田今亦飽鮮澤匪我私所好如侯那可得
長願借寇恂以爲滇南式盛事寄歌詠聊存古遺直
侯無替厥服金柱大名勒

詩冊題詠甚多未能全錄

卷之九

三

誥授奉直大夫撫院營務處花翎同知銜何邑

侯去思頌

杜若棟 邑人

蔭庭老父台以名進士蒞冠厯任七載有餘善政難
更僕數今蒙上憲卓異調署濮州吾輩心匪木石能
無攀轅增感而尤不可挽留也迺設祖帳具餚酒奉
餞行旌倦戀之懷烏容自已謹據素所見聞者用綴
匪言甘韻聊表去思之微忱云

冠氏賢父母錦州來蔭翁下車溯伊始謹慎持至公
書院業將廢錢債寄紙空是猶芴治絲生息整理功

經費饒餘裕辛勤儒術崇歲暮征國課倉夫徹廩中
籤粟不輕出花戶令自充呈祠控案下收發必親躬
殫心爲訊斷曲直判聽聰兩造多和解罷訟免終凶
政刑尙簡約好惡與民同安良先除暴弭盜駕鄰封
鄰封議築堤移文置郵通力止防我患保赤乃盡忠
奉札辦團練閭閻恤疲癯撫柔越七載編氓樂利蒙
方欣荷怙冒行色忽匆匆今朝白駒賦驪歌帳道東
都城何造化竹馬迎春風清泉思借寇指日望重逢
清賜武進士出身加都司銜特授沂州府紅花

卷之九

三三

準守備郭濟衆碑記

清廩人 膳生 紀步雲 朝城人

予生也晚不獲登公之堂晤公之面居平每以爲憾
及考郭氏之家乘縣志之記載父老之傳聞而益歎
公之爲人非尋常所可及幾矣郭公諱恩多字濟衆
清故武進士也魁梧奇偉武力絕倫少時讀書鄉塾
其舉止磊落卽具乘風破浪投筆封侯之概公讀書
深明大義不拘拘於章句之末然每嘗自悔輒語人
曰大丈夫寧爲雄飛不爲雌伏安能鬱鬱久屈筆硯
間乎於是棄文就武練習騎射弱冠卽入武庠旋中

鄉試武魁繼登咸豐己未科武進士放榜後文宗皇帝御殿覆試公連發三矢悉皆中的上意頗喜諸王大臣亦皆贊成當時覆試者雖三百餘人而克當上心者公與順德府王士清兩人而已武狀元之選非公卽王一時都下喧傳並無異議孰料翌日公以技勇失儀竟落孫山外也命之不猶可勝歎哉厥後旋里銓選沂州守備在任捍賊禦侮屢立戰功不幸爲上官所嫉罷職還鄉繼任本色城守營亦著有令名聲施到今咸同間五旗造亂匪首多起鄰村忠親王

卷之九

齒

留格林沁率領大軍直趨冠境竟欲玉石俱焚以清匪源公聞報大驚卽單騎郊迎王之馬前陳說鄉民良莠而一方賴以保全及後公棄官家居適值光緒二十一年歲大饑鄉里十室九空道殣相望縣尊秦公猶一律征收催科甚急公面謁縣尊力爭於庭始得緩免此公素行之大略也嗚呼雄偉若公不獲建節擁旌爲國家揚萬里之威而數奇不偶潦倒終身僅出其緒餘以惠沛閭里命實爲之爲之何哉然壽享耄耋芳騰蘭桂亦未始非公積德累仁之報也迄

今公往矣而軼事奇節猶嘖嘖人口稱道不衰本年夏七月岳君正已任君紹唐等咸謂有人如此烏忍聽其沒沒乎於是公議鑄石以垂不朽議成請記於余余故不揣固陋爰就見聞所及而喜爲里人道也於是乎書

五品藍翎兵部已用差官卽補守備郭鶴鳴墓

誌銘

清貢生

曲安宅 邑人

太史公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吾友郭公其近之矣公諱九皋字鶴鳴

卷之九

莖

同治壬戌恩科武闈舉人癸亥會試由兵部掣籤得正差官卽補守備奉旨誥封祖振家父萬春武德騎尉祖妣曲氏妣段氏齊氏封宜人同治初年教匪蜂起於兩河公自攜軍餉從戎戰輒勝談兵事貴謀而賤戰總戎徐常曰公殆非行伍中人是與我運籌帷幄者也以功奏請賞戴五品藍翎公因家近賊巢回籍築寨以護鄉鄰欲使丁壯不爲匪徒所誘亦翦賊翼之一籌也公抵鄉倡首捐資僱夫興築畚鍤集工所者數千人公親身督役寢食不暇者再旬而寨工

竣吾鄉荷其保障焉公亂平不仕教子耕田以奉雙
親蔽衣蔬食娛如也公爲人最重義氣詣京會試適
遇邑人拔貢某卒於客邸公見其左右無人遂罄囊
貲買棺斂之未及試期遽輿櫬送歸其里急人之難
而甘誤功名不悔公尤好觀書史得古人名句必書
之几窗以備省惕嘗讀三國志至曹瞞寧我負人毋
人負我之語慨然曰我生平舉此二言反而用之其
讀書有得如此公爲人謀事小心慎畏動必示以萬
全或變生不測則與人分憂共患慨然身任而不辭

卷之九

共

公於親友之貧乏者度其日用不贍則迎養於家衣
食共之久而不倦見里人窮而失業或與田數畝勸
之耕或與錢數貫勸之賈人被其教材無博戲者凡
數十年人以爲有公在吾鄉里比於安彪也可使無
吠公德配郭宜人虔恭中饋孝於翁姑先公旬有餘
日早卒公享年六十三歲卒於光緒十七年五月初
八日未時沒之夕里巷哭聲相聞田野輟耕而歎公
長男魁嶺家孫登甲爲公卜葬於里之南阡公契湯
君貴正曾謀買石爲豎墓表事未竟而先卒今謹承

其遺意而作記焉復爲銘曰山不老兮石永其貞河
不竭兮流水其清傑士不沒兮明德留其馨豐碑屹
立兮垂一代之典型

創立樂育書院碑文

李父台咸中字文軒咸豐二年創立樂育書院詳文
及各大憲批示敬稟者竊維學校之設所以廣教化
而端風俗卑職忝司民牧自當隨時舉辦以盡厥職
當經在縣城內及四鄉添設義學七座均由卑職捐
發在案又以北鄉中興集等村距城一百四十里來

卷之九

七

城月課頗多窒碍擬添書院遂卽商之恩貢郭宗岳
等去後旋據該貢生等稟以事屬善舉已捐助銀九
百二十七兩遂又諭令郭宗岳購買宅基製備物料
擇吉興工所捐銀兩亦交郭宗岳收存覈實支消嗣
於本年七月一律竣事命其名曰樂育書院至山長
束脩薪水每年共需銀一百二十兩係由卑職捐送
並議明嗣後卽照此例俱歸地方官捐廉發給云

樂育書院碑記

清知縣

孫善述

清鎮人

冠縣舊有清泉書院北鄉中興集等村相距一百三

四十里生童赴城月課苦於道路窵遠未免向隅咸豐二年文軒李大令與貢生郭宗岳等籌商於中興集添建樂育書院一座造就人才振興文教甚盛事也會經具稟各大憲奉准批示在案期爲經久計厯前任均遵照延聘名師主講辛酉兵變後幾同虛設癸亥春余捧檄蒞冠籌防籌勦未遑兼顧至冬月初因公到此住宿其中諸生來見備言創建之由爲之欣然者久之卽延請葉孟芳先生於今年爲諸生主講所需脩金薪水查照成案酌定每年束脩一百兩薪水六十千文由縣捐廉發給永以爲例至肄業生童膏火仍暫行自備稍緩當與此諸君子妥籌辦理惟望諸生童砥礪廉隅涵養學識蒸蒸以家修之業爲廷獻之資入則爲善士爲大儒出則爲名相爲純臣以無負前賢創建之意是則諸生之所當勉而余與諸君子之所厚望也是爲記

增修樂育書院碑記

清知縣

韓光鼎

錢塘人

爲增修書院以植人才事予浙西士也屢困棘闈勉登仕路而於青氈之苦白首之嗟未嘗一日去諸懷

抱以是厯任二十年紀符五色下車後輒以興學校
舉書院爲首政此尊師崇道嘉惠士林之至意也冠
邑河北樂育書院厯有年所爲前任之盛舉惟草創
未成諸多缺略規模狹隘旣失授餐適館之方几榻
蕭條又乏安硯存身之具設有負笈從遊願留受業
者必將奮然而來廢然而返矣思至此與監院諸首
事等將如何增修一切事宜悉心籌畫除主講束脩
月課獎賞由縣捐廉致備外復又捐銀三十兩首爲
之剗餘則於二十四村紳富中之樂爲資助者集腋
鳩工建立講堂一座並添東西學屋八間大門照壁
門房三處餘資則添置棹椅等件以資培養落成後
監院等請予撰書匾聯并作碑記以壯觀瞻而垂永
久惟願後之寅友道合志同始終其事庶使登龍碩
彥頭角崢嶸倚馬奇才聲聞馳驟不第予所厚望而
亦後之寅友所樂爲裁成者歟是爲記

槐陰講書堂記

解亦民 邑人

蓋聞顏氏忘貧千秋誌窮巷之樂康成學道後世挹
書帶之香古來林泉幽隱之區恒爲常人所不道一

自賢者處於其間而其人其地雖歷數十百載猶相與稱道不衰况爲當時之親炙者乎如吾師雲岳夫子者冠之邱家莊人也家貧嗜學講教不輟卓卓乎有古人風四方之士慕德音而樂裁成者蓋有年矣咸豐甲寅春振鐸旋里相宅之南有荒園數畝古槐鬱森欲構草堂於茲土爲晚年杖履之所乃面其方位授厥匠工椽不彩牆不雕軒豁明敞氣象一新諸生以時習禮其間彬彬然稱極盛焉每當春風入座時雨滿庭曝愛秋陽立般冬雪悟景物於一堂寫道

卷之九

四

心於千古比誠陋巷之不獨樂於顏而書帶之不獨馨於鄭也越四年戊午諸生繪槐陰講書圖以誌盛馮君作文以序之觀其圖讀其文知吾夫子之志業雖數世後其有想望而稱述者乎司馬子長云古來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述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吾夫子幼而穎悟長而明經於書無不讀故其爲文閎中肆外脫然於塵俗之表前邑尊晉蕃梁公湘元李公閱其文必歎曰奇才加以獎勵勸之應舉竟屢薦不第吾夫子仍稽古窮理不慕榮利古所謂矯矯風

節者非乎庸俗耳目以練達爲學問以趨附爲有才以鄉愿爲有德吾夫子則嚴氣正性志古遺今非公不至士師之庭談理足懾權貴之氣古所謂砥柱中流者非乎若吾夫子之行本於恕學歸於誠尤聖賢千載之事業豈特侷儻非常云爾哉蓋設科數十載舒翹幾百人此固道德之光而亦草堂之榮也故不揣鄙陋而樂爲之記然而管窺蠡測莫名高深若諸君子有以匡所不逮則幸甚

里固三官廟義學碑記

曲安宅 邑人

卷之九

四十一

人之立名貴於能久也鄉區間亦有久於其名以垂不朽者如馬九成馬九魁兄弟是也馬九成馬九魁者山西義商也貿易來東家於冠縣城北之里固村與張陳兩姓同巷而居者已有年矣里固村之大街甬首其道左有三官廟一所村人禱災祈福於此也馬九成馬九魁素心好善回籍之時將業地四十畝捨於廟中以爲祭田又於廟左修蓋兩房以爲義學其祭田每年所輸租價除廟中香煙以外悉充義學延師之費由是村中子弟皆分三官廟餘惠得讀書

嗜古矣日久年深少人整理廟堂傾圮義學兩房皆已破壞獨有記善殘碑已倒於院中馬氏昆仲善跡殆將沒矣後之首事意欲復彰人善幸賴祭田所輸租價尙有餘積又賴張陳兩行與杜姓一家挨戶捐施共成義舉仍按舊基重起三官廟又於廟左修築瓦房三間一門師弟均獲庇焉迄今送香煙入廟者莫不曰此馬九成馬九魁之前功也送子弟入學者亦莫不曰馬九成馬九魁之遺德也其名尙有朽歟後之首事者庶其無忘整理致沒前人善跡也是爲

卷之九

四

記

藍翎侍衛子誠張公墓誌

清廩生 沙延昶人

公諱儒誠字子誠武庠生例贈昭武都尉康符君之長子母誥封夫人沙氏出也弟一名儒訓姝一適金灘鎮郭氏有子一女二咸出嫡夫人沙氏康符君喜談論好排解遇有訟鬪罔弗調和其誕公也固非偶然公生於咸豐癸丑二月十三日幼而岐嶷長而聰達氣宇宏做膂力過人少業儒厭苦章句不能竟讀因就其父練習弓馬公蓋素有四方志也以故未弱

冠卽入武學生員嗣是迭戰武闈獲捷於光緒乙酉
科鄉舉第五再會試京闈至己丑中進士第殿試第
三甲欽點藍翎侍衛於是都人士羣相聚而言曰以
公之氣概兼公之志略握兵符擁節鉞指顧間耳卽
公自命亦以爲躬環甲冑效命疆場爲國家禦侮臣
也侍衛宮禁甫歷五寒暑竟抱病不起齋志以沒終
於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三歲焉
嗚呼天旣重公以生天又胡爲遽速公以死天旣成
公之名天又胡不竟公之業天旣鍾毓而篤降之天

又胡爲不呵護而善全之天負公乎公負天乎韓子
所謂理不可推壽不可知者吾於公有餘恨吾正於
公難索解也雖然計公之沒今三十年矣壯貌之魁
梧如昨聲聞之煊赫猶新卽壯志未伸而英名已播
公可謂死而不朽者獨惜公沒之後而父而母而子
而二女相繼以逝而家亦漸替僅沙氏夫人以孤寡
之身撫一不克負荷之子艱難備歷公存未受其榮
公沒獨受其苦猶恐公之行狀就湮樹碑請誌之夫
人未嘗死公之心三十年如一日也因感而銘之其

辭曰嗟偉人之攸逝兮識國運之將終悲世路之維艱兮科第先受其停公之弓矢兮棄捐公之刀石兮付流泉公今卽在兮勢亦無可挽公之身兮可以見用丈夫不與一己爭命公之才兮足以有爲君子不與衆人爭時歸地鄉兮善其藏留此碣石兮當煥星日之光

清舉人授榮成縣

教諭書五陳公神道碑

許樹人

邑人

公諱卿雲字書五姓陳氏先世自山西洪洞縣徙居冠邑之東南莊父廷煜忠厚純謹善行不使人知訓

卷之九

四

兩子及兩孫讀詩書外不令預聞接待人雖極寒微必以禮誠古所謂守道君子也公生而敦敏從祖父香叢公每鍾愛之以謂增輝門楣定有厚望而公亦刻意自勵青紫早土芥視之矣十八歲冠童子軍爲郡庠生二十三歲登拔萃科因遊京師瞻太學益自開擴尋良師益友以爲助文宗北派字宗南派至今吾鄉猶矜式焉同治甲子考取教習引見以教職用丁卯科中順天鄉試舉人後遂家居教其胞弟青衢公共墨爲歡數月之功卽入邑庠由是食廩餼試優

等列明經焉當是時公之長子衍策童試屢列前茅
次子衍箕亦以優等食廩餼咸謂公之教學非偶然
矣而不知公之誨人不倦多歷年所諸生之出其門
者亦恒屢掇巍科前後主講本邑清平莘縣書院歷
署平陰陽穀教諭每邑中興修文廟考院諸大工必
列公爲首事不憚勞不妄費邑有久泰喻公每於此
時必假館與明經杜公雲生共議公事暇則談經史
質疑難喻公者至契而兼姻戚而杜公則公之表弟
也公會於同治年間倡辦團務及縣城失守遂率勇

役晝夜巡警賊又圍城數次公設法防禦卒無害忠
親王兵餉不給公親率士民以簞食壺漿迎王師平
定後邑侯勦拿餘黨良民或被誣逮悉力爲保救當
時之賴以全活者蓋指不勝屈矣光緒十八年補樂
城縣教諭榮城濱海地溼到任二年得風溼疾是時
倭人入寇城遂失守同寅悉逃避公益憤激安居學
署不少動以爲雖無守土責已旣食祿在官萬不可
先去以爲民望得肅衣冠死明倫堂余願足矣嗚呼
天殆以非常之變顯公之節而公之所學所養亦可

概見矣倭人退公痛時勢之日非不能力爲挽回遂
決意致仕此時宦囊一空諸生感公德教遂助資旋
里竟於光緒丙申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里第及門
感教思於不忘爰勒貞珉以垂永久余先君子師事
公有年矣故於公遺行知之甚悉云

清舉人授禹城縣教諭
與堂胡先生墓碑文

蓬萊呂純陽乩撰

維嘉慶八年歲次癸亥閏二月穀旦爲孝廉公署恩
縣訓導特授禹城教諭與堂胡先生勒石家生懇余
作文余無學豈敢承任勢感懇誠不得遜謝斗胆弄

卷之九

巽

筆實錄先生生平夫先生一世之完人也幼年苦讀
晝夜不寢學成名立啟廸後人因人薦舉本邑設教
多年後值陶山英才得育其誨人之心大可睹矣本
德性以爲訓一心只在啟蒙養天真以開昧絕口不
言孔方禮義充裁成善而同類感風諸生不受立雪
之苦每有春風之被學問之發越成就象才不足爲
先生重奚足爲先生道哉想先生之爲人也其事父
母孝其待兄弟友其交朋友信其處鄉鄰睦其居心
也公其立意也誠其樹格也高其養體也正取其長

錄其美倘爲一世之完人信耶否耶吾聞之也德行本學問末德行已足以動人况先生兼而有之豈非神人先後所共欽而不敢忽者哉余遊歷有年得一德學之士不禁尊之敬之愛且慕之謹遵諸生命爲之長詞以贊曰骨格異世非尋常德學兩全人不忘芳名千載功名少只在居心無二行仙堂仙堂同雲而遊是純陽俱舉實行何必浮詞光

誥封武德騎尉蘭山營千總義亭馬君傳

馬氏自遷居以來歷十三世矣雖無爵祿之榮而探

卷之九

七

芹食餼登科就職者代不乏人然專習文學未事武具至公諱昌圖字義亭號愛蓮生而果毅有勇略多智謀習詩書兼騎射年二十試文未就改試武列武庠慷慨好義剛正疾惡竭力解難量入濟急公之爲人大概如斯咸豐二年辦鄉團閭約紳民咸推公首四年三月粵匪北竄縣城失守官民遇害賊去土匪蜂起雲集城內肆行搶掠官舍民宅多被毀燒老幼號啕晝夜不絕公聞而慨然躬率壯丁百餘人赴城救護土匪合拒公當先突入立斃數人匪潰救滅餘

燹派團丁分守四門民賴以安城賴以存俟朱邑尊蒞任始還故里四月初粵賊由北南竄公親率團丁截殺甚夥奪獲器械無算事定閤城紳民公贈義舉仁風匾額以爲紀念何邑尊詳請上憲轉摺咨部准以把總用以示鼓勵公投標效力夙夜罔懈委署臨邑縣汎到任半載惠及閭閻臨邑虔製錦屏並情殷體恤匾額以頌其德八年冬補沂州營蘭山縣右哨把總未幾遂署都閤揚鎮兩篆嗣同王師北抵京都南勦逆匪大小數十戰於濟寧常溝等處功尤著也

卷之九

哭

十一年辛酉南匪北竄奉令守沂賊衆大至勢如湧潮四鄉居民逼臨城下火光連天自夜達旦遠近舍宇幾乎無存公不忍坐視請戰上憲嘉之遂領麾下三百騎直搗賊營弓響處絃無虛拽馬到處人皆亂竄尸橫徧野戈拋滿地賊大潰而逃次日平明賊復至盤踞城外四面圍攻公率兵直出賊卻走公首先追殺所向無不披靡惜寡不敵衆卒因力盡馬蹶被執賊慕公義勇勸之降公切齒曰古人云玉雖碎而不改其白竹雖折而不毀其節鼠子何必多言罵不

絕口賊怒肢解碎割復將殘身投諸餘燼適是村一
老媪曰此樹間乃馬某尸也的是義人有尋者告之
上憲驅兵勦至賊遁老媪備述顛末言之鑿鑿上憲
恐有悞對尸默祝陰風陡起繞尸旋轉衆泣拜迎回
棺斂兵勇官紳及滿城百姓莫不遮道流涕當入沂
州昭忠祠復同出資卜地修祠以妥忠魂訃聞家人
迎柩蘭山紳民修文致祭護送十餘里哀聲震地旣
歸鄉鄰同族迎柩於百里之外哀泣悲切扛擡至家
蒙蘭山縣令茅申詳撫憲譚轉摺請恤奉旨咨部准
給恤銀壹百伍拾兩葬銀壹百二十兩賜以干總銜
並取縣文到院咨部給公子以恒雲騎尉世襲罔替
云

河北小里固村蒙養學堂碑記

清知縣

豫

咸

漢軍
旗人

天子御極之三十有一載歲在乙巳春正月予自魯
移宰東昌之冠縣縣北鄉距城一百三十里有村曰
小里固村之外舊有娘娘廟廢百餘年矣廟有地三
十七畝久爲人所佔種鄉之人有售地九畝五分興
建蒙養學堂餘地二十七畝五分招佃納租作爲常

年經費蓋剗議已經歲嗣以阻之者衆中輟予聞之遂督成之其不足則捐簾以助之爰進其鄉人而詔之曰父老有志興學久矣亦知學之所爲學乎夫學也者天地之樞紐萬世之精英而百爲之綱領也古者無人不學無地無學故公侯士庶皆學人也膠庠黨序皆學地也觀於學記所載自離經辨志以迄雖立不返繇七年小成以抵九年大成而三代時之學之盛可知方今海禁大開環球交通相競相勝進而未已以兵戰以工戰而實以學戰學則民智而國以

卷之九

五

強不學則民愚而國以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理固爾爾然則考於古已如彼鑑於今亦若是學固可稍緩乎哉今與鄉人約皆遠集乃事無觀望無牽掣無有名而無實勿始勤而終怠務和衷通力以圖厥成將後之所爲開務成務化民善俗出其所學以爭表見於斯世者胥於是培其基而植厥本斯固諸父老閭里之光榮而亦宰斯土而維持提倡者之素願也夫是爲記

蔭庭何邑侯德政碑

杜若棟 邑人

從來職膺民社出宰百里編氓之向背視乎在上之
措施粵稽循吏傳中其閭閻歌詠祝以馨香有莫之
致而致者必養欲給求浹肌淪髓聯官民爲一體非
偶然也憶自邑侯下車以來首重學校書院將廢整
理復興心力曲盡不憚煩勞文武科第其效疊見至
若聽政除暴安良寬猛相濟宵小遁跡四民樂業每
臨期放告躬親收發刁健捏控當經批駁卽至傳訊
兩造外免受株連虛心審斷務得情實而後已比征
收錢漕興利剔弊籤票不肯輕出花戶令其自充久

卷之九

七

已羣黎感戴矣不意數年前上憲調署他邑紳民情
深依戀攀轅陳詞遷望重逢不謀而合竊幸天隨人
願今歲仲夏邑侯復蒞我冠氏甫入境紳民老幼沿
途叩接歡呼在道更欣勵精圖治政簡刑清旣征下
忙催科不事及開廩收米謹遵憲章花戶完納共傳
所費不逾坐櫃折色之數溥惠均沾而罔弗樂輸者
何踴躍若是無他愛民惻怛之懷隱爲感格耳宜其
兩袖清風四野遍頌古之循良茂以加茲是以閭邑
紳耆願抒微忱恭製衣傘等件聊報鴻慈且恐日遠

年湮口碑歇絕迺建貞珉用誌德政庶永垂不朽云
清光緒乙酉科拔貢己丑科舉人廣臣常公墓
表

常金助 邑人

古之稱爲名士者以其有過人之才過人之學始能
維世道正人心厚風俗赫赫然以建名教之功永垂
千古而無終窮矣如常公廣臣者諱金勳教澤均沾
不禁穆然而有感也清初其始祖志崑公自江蘇遊
宦來冠因家焉耕讀相傳至公八世矣公祖諱起禎
父諱蘊哲字心泉恩貢候選教諭二子競爽公其冢

卷之九

五

嗣也夫公天資豪邁常懷高士之心與其季父立志
讀書飲食尚不遑故年幼志學先後入邑庠其習舉
業公於光緒乙酉得拔萃己丑遂登賢書朝考簡任
入旗教習以課王公之子弟未幾心泉先生遭疾而
終公守制在堂而抱無涯之感遂無意於功名矣斯
時孀母在堂夙嬰疾病公侍湯藥未嘗廢離甚得高
堂歡心鄉黨稱孝焉公母嘗謂公曰以吾體不舒使
汝以有用之身投於無益之地何不設教鄉里兼習
學業以圖進取豈不懿歟公乃設教鄉里殷勤課士

講求實學不數年間茂材競秀多士濟濟嘉與閭邑之儒臻於斯路則教澤均沾而人文日萃矣將異日才造白鳳名題雁塔而世道教化風俗人情有不蒸蒸日上者哉憶戊戌歲公赴都補充前缺庚子年業引見丹陛卽放知縣不意是歲八國聯軍破都城帝與太后遂幸西安公於是遂歸故里以圖後計歸未及二載嗚呼哀哉時年四十有六夾道之人莫不咨嗟斯可謂存榮歿哀死而不朽者也人可不聞公之風而興起哉公之稱爲名士者又信而有徵矣若公者其今之希有歟夫公生於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配董氏無子以胞弟今邵之子汝瀛爲嗣

謁傳公祠并省其塚墓弔詞

張午橋

邑人

閒遊步出南薰門衰草斜陽孤塚存龍蟠虎踞真形勝天欲於此妥忠魂憶昔賊逆犯順日其時正值甲寅春長驅席卷猝然至烽煙蓋地盡紅巾公蒞斯土方六月戰守未修變忽發倉皇登陴誓軍民期與孤城共存沒勢窮力盡救援絕被執不屈仗大節罵賊

猶存長山舌濺衣不少侍中血義氣直堪壯河山心
肝真不減石鐵肢體寸寸罹賊鋒北向呼天毗盡裂
人生自古誰無死一死千古著忠烈公之命婦貞且
賢殉難不惜此軀捐一門忠義誰頡頏前有卞壺後
睢陽蒼天不絕忠臣嗣一子齟齬竟無傷賢書旣登
南宮捷手握墨綬縮銅章子能成名公廟食千秋俎
豆享馨香君不見大吏職汪守封疆一聞賊至棄金
湯又不見佞臣賊廷跪不起意欲求生反得死嗟哉
此輩真碌碌何能如此光青史

卷之九

五十四

楊氏烈女詞

并序

杜若棟

邑人

同治戊辰春逆首張總愚突犯畿輔英官保統率大
軍自安徽北赴勤王途經邑城東十五里煙莊楊振
倉攜眷暫避何家宋村適遇匪類冒充官兵掠其二
女並伊弟婦李氏帶至陸家宋村女等卽刻乘間投
井長女先墜殞命次女與李氏相繼而入未死按女
年未及笄而志堅行烈當嚴加束防之際竟獲毅然
捐軀智勇兼備也嗟呼死生亦大矣彼士大夫臨難
苟免者比比然指不勝屈何窈窕弱質乃能慷慨赴

義若斯耶其節略於光緒辛巳業被修志局採訪惜
未行刻劄茲錄於牘冀垂不朽時乙酉菊月朔也遂
援筆而爲之歌曰憶昔傳竇氏二女美豔妝羣盜急
驅迫投巖躅留芳詹家毓閨秀淮寇勢鴟張願贖父
兄命相從首虜狂過橋躍巨波猶感賊悽愴自古崇
名節玉貞姆訓彰一朝儻忍辱玷難磨圭璋卓哉楊
氏女凜然操冰霜被劫跨鞍馬容止乃如常不爲沾
巾態五內隱斷腸脫籠渠未覺墜井夢黃梁此心盟
白水情甘蹈鑊湯蘭體傲松栢負情矢堅剛堪入烈

卷之

五五

女傳接踵史冊光何年請旌表巍巍千載坊

祭馬干總文

蘭山縣紳民

嗚呼馬君持志立身幼讀詩書壯遊冠軍輕財重義
解難排紛竭孝養於嚴慈曾子並美敦信義於朋友
孟嘗齊稱恤鰥寡而濟急九族親睦憐孤獨而救阨
閤邑共欽粵自咸豐初年逆氛肆擾亂賊縱橫士皆
環甲民盡呼庚君乃辦厥鄉團志在削平捐貲募衆
義舉立成率鄉勇以勦捕安良除暴督義兵而靖難
折賊復城庶民賴之以安閭閻頌德朝廷錫之以爵

丹陛題名旣而承恩就職奉調西征施雄略而擒賊
英才稍展宥脅從以救民仁術是行屠逆匪於山間
羣兇盡掃登蒼生於衽席一方咸寧賊破碭山遂使
威名永震兵回濟水終教鼙鼓無聲功成旋任防守
帶兵日夜勤勞時刻惕警澤被草野家無夜驚之苦
德徧行伍營無凍餒之兵晉叔子輕裘緩帶若個文
雅漢伏波倚馬據鞍何等英雄金湯永固賴君干城
之將市野奠安倚君玉柱之擎忽逆匪過境羣醜逞
兇君乃氣奮風雲拯黎民於火內志安社稷救萬姓

卷之

五

於湯中驅三百勇敢之士勦除鼠輩仗一已忠烈之
氣直搗賊營旌旗所指逆匪盡皆授首鎗馬旣臨亂
賊無不喪崩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以
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戰何戰不克乃不意天喪
忠良的盧先蹶悞遭賊手痛被稠網賊亦愛君忠烈
百方歡慰君乃鐵石爲心一死靡他罵賊之烈聲常
在氣貫長虹報國之豪氣不泯光爭日月顏常山肢
解舌鈎節操難移張睢陽睛抉齒敲中正不磨一腔
忠義並天地以不朽萬古芳名同山河而永固吁嗟

乎知己情感使我柔腸寸斷已焉哉松竹盟深徒自
血淚一襟君靈有感願託夢寐會君面我悲無已何
術可以慰我心山外斜陽空留宿草梁間落月惟照
楓林香殘夢繞之餘猶疑攜手酒冷愁解之際恍若
相親杜鵑啼血班班其哀如我秋風怨聲厯厯倚念
於君淒涼兮紙帆閃閃慘淡兮衣角沈沈感傷兮故
鄉迢迢痛悼兮孤柩森森悲夫忠孝正人被慘禍天
誠難問傷哉節烈直臣遭奇冤神竟無靈憶罹慘害
英魂杳杳歸何處君已仙去從此天下無知音泣獻
不腆蔬菜水酒願君俯賜親嘗魂其來臨哀哉痛哉
伏維尙饗

卷之

七

六知堂文集序

姚丙然

錢塘人

余按試東昌冠縣杜學博若棟以雜著若干卷就質
余不學未爲知言日事校閱亦尠暇晷略檢一過覺
俯仰古今深情若揭其議論之平實詞氣之冲和俱
足以覘學養徵品概蓋誠篤君子也時局孔棘大經
不正世不乏奇材異能凡其人之性情心術殆未可
問士生今日不能不究心時務然道義爲本術藝爲

末澄其源而導之流斯爲通才則求奇材異能者於性情心術間求之可矣學博其有心世道者因綴數語還之戊戌夏六月督學使者錢塘姚丙然

署理考城縣知事張公笈渾德政碑 孫金文
曹縣人

民國之六年夏山東冠縣張公印之清字笈渾以清廩生得知事試驗第來之考邑甫下車詢民疾苦徧訪諸父老紳耆求所以爲利病者思本所蘊蓄次第張施之維時共和肇基中國政體改革未久各處水火猶僨興盜賊滋熾考城居魯豫咽喉南鄰江南北

卷之

五

接直境爲豫之邊徼地實巖邑也公則以邑雖小職雖微設官凡以爲民舉所治期於逐漸籌辦不遺餘力一以誠信爲主要學校爲培養人材之地則力圖整頓而擴充之先於城內加試月考捐廉膏獎殷然勸誘因以爲常以國文一門本道德發爲詞章典謨留遺其學最古學章旣列專科諸生尤宜悉心諄諄訓勉復籌集巨貲增設城鄉國民學校數處定教員功過飭視學員認真視查月報一次以資勸懲不數月而學風大振各生成感奮焉城西舊有護城堤袤

長六里許爲閭邑保障失修冲刷去秋霖雨水漲公
卽冒雨馳往督夫搶護兩晝夜寢饋俱廢卒賴無虞
乃遍厯勘查隱以爲憂因籌捐巨款重如修築又慮
民力未逮呈准河防局憲撥款合工今夏五月集夫
興作一呼而至者數百人公親督工勞瘁不辭作工
者亦莫不踴躍爭先未匝月而工竣工堅惠實永利
賴焉縣治東北地多窪下雨潦傷禾歲歲不免舊有
溝渠半多淤塞公召集紳耆督夫挑濬上下深通水
得宣洩歸入茨蓬河而不爲害矣其聽訟則案無留

卷之

五

獄尤著神君之譽凡訴狀到堂隨傳隨訊隨訊隨結
雀鼠之爭家庭之訟無不曉以大義苦口勸導至再
至三必使感悟而後已多年積案一訊而白如趙道
鄭三崗吳連琦等皆以疑罪入獄其家人父子連年
呼籲而未申者公悉爲平反以故有口皆碑士民交
感頌然邑旣毘連魯直蘇地當三省之衝連年盜匪
猖狂以魯之兗曹直之大名蘇之徐屬一帶爲尤甚
且不時寇境公爲先事預防請兵分駐舊城崔壩集
以遏東匪之來簡練本縣巡緝隊擇尤精銳駐縣營

寨以杜北匪之擾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北匪竄入考
界公率隊會營迎勦進至東境解庄匪死戰自辰至
申傷斃多名始敗退去地方賴以安靖五月十日北
匪勾結大股東匪約六七千名捲土重來計圖報復
公聞驚親赴孫營督戰竝約請駐防宏威軍繼至匪
乃退去考境相與合力東進至曹縣桃源集羣匪合
圍又大交戰殺傷悍匪數百奪回被擄人畜無算梟
其著名匪首六級懸諸竿是夜公歸仍露宿孫營督
民守寨併備餼糧水漿運送前敵以供兵食一面電

卷九

李

請督憲求益兵爲兜勦計賊知不敵遂率黨急馳去
噫由去冬迄今夏越八九月東匪北匪蹂躪郡邑殆
遍焚掠淫殺至不堪言人民何辜遭此浩劫而考城
以公故獨留一片乾淨土雖龔遂渤海虞詡朝歌何
多讓焉所望大局平定率土義安蕩寇先導之功非
公其誰屬耶興教宜民之政國家循吏傳中應添幾
頁相須矣余與公忝屬桑梓且密邇棠陰得託福庇
旣徇考人之請且喜善政循聲更爲吾黨輝光爰爲
濡毫紀實以備異日採風問俗者覽焉

三經二緯說

申書諫 邑人

人生事有萬變其統爲主持包括始終而無遺者五字仁義禮知信是也但此五字三字現成二字工夫三字經二字緯人每不察不可不辨事事有一定之公理本諸己而無私質諸人而大順仁字是現成的本公理而見諸設施事事有一定之體段因物之宜爲事之制義字是現成的本公理設施善始而善終事事有無過不及小而晉接取與之悉當大而情文秩敘之恰好禮字是現成的三字既屬現成若讀書

卷之九

空

窮理以求其精篤行固守以體其實此知信二字之工夫也由是以思則知信爲人所當致力而仁義禮則知信致力之處也人果於三字之現成次第不紊二字之工夫致力不缺天下之事雖有萬變不可包括而無遺乎罕譬喻之如織布然仁義禮三字既爲現成則不得安排而早定經也知信二字奚云工夫必臨時綢繆而始精緯也人苟於事之當前目注於經而善用其緯始而勉久而安習與性成聖人之學不過如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形何如卽現成者如仁義禮三字是也踐何如卽工夫如知信二字是也孟子以仁義導時君而又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夫此動容周旋豈祇如曾昭公之儀乃本仁達義而又中乎禮誠中形外三者合而德始盛德盛而形始完衆人之形與聖人同但衆人旣無生安之資更不致知信之力習不察行不著不知形何由踐不踐形烏乎知若以仁義禮三字爲形而用知信以踐之性由是盡卽形由是踐踐形之詣豈惟聖人能乎將天下人人皆聖人之徒

卷之九

全三

豈不更勝於所云人人皆識字乎況識字而不明理適足以生侈心而啟爭端若以仁義禮三字立之鵠人人致力知信二字以求中焉理明者分自安分安者亂自弭久安長治之道於此而基此學術之明卽治術之本也抑又聞之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中卽所謂仁也程子曰仁如穀種所喻誠切由是言之仁也者但具生之理實未充生之量必義禮遞盡而仁之量始充能盡恃乎知故中庸教人出一明字明卽知也又繼以生學困之知知本於知必盡在乎信故中

庸教人出一誠字誠卽信也又繼以安利勉之行行以全信且中庸開宗知仁勇三德並提實非並列知勇夾仁仁爲體包義禮觀篇中後文所言及者可知也知勇則夾持仁字知則猶是勇所以成其信知勇夾持乎仁實卽知信夾持仁義禮雖曰行之一誠總歸於信然論其全功則必知信並力缺一不可甚矣哉仁義禮三字乃萬古不易之常經而知信二字實萬變不移之大緯也第執此意參之古聖經傳先儒語錄處處皆可默會皆有發明從古聖經傳先儒語

卷之九

三

錄參透此意者則千百年來未有言人未從揭示歷觀古人有言仁者有言義者有言仁義者有言仁義禮知四端者有言仁義禮知信五常者獨以仁義禮爲現成知信爲工夫前人從未如是言後人亦不如是悟卒致經緯不分用力紛歧豈若經緯旣分用力有主如樹穀然種子旣下若何萌芽而枝葉若何花實而收成厯厯效果可計期而待何簡賅若是何直截若是後世理學之精莫如程朱程朱教人以格致力行從事知信之意也然不以三字立之的每令學

者煩難而無確守程朱之外易簡莫如陸王陸王教人以知行合一特重知信之意也更不以三字嚴藩甚使學者自用而大背經若以經緯二者及明示人用力不迂得效自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門戶之競爭亦可以永息矣

三經二緯續說

前人

聖人之心湛然虛明一物不存實無理不具所具何理仁義禮知信五常是也但此五字有虛有實實可見諸實事虛者必因實者而始見仁見乎事之公義

卷之九

六

見乎事之宜禮見乎事之節文度數知何由見信何由見必仁義禮辨之精審而始見爲知必仁義禮踐之篤實而始見爲信由此觀之仁義禮三字乃天地之常經知信二字組織乎仁義禮使之完善而無缺者也非緯而何經緯之定判於虛實古聖人造字之始已早明示焉特後人習而不察耳然則三字經二字緯實本造物之自然非後人強爲區別其間也竊爲推之明乎仁義禮者爲知不然雖聰明絕世亦聖人之所謂愚也行乎仁義禮者爲信不然縱愿謹一

鄉亦聖人之所謂詐也當王道凌夷邪氛鼎沸之日
或計取術馭恃力征之經營或貌謙偽恭藉虛譽之
牢籠所爭者石火螢光所致者身戮家滅謂之愚詐
夫復何辭愚而且詐不但仁義禮失知信亦誤人爲
萬物之靈爲具五常之性也人無五常之性萬物之
靈適爲萬物之靈天下皆萬物之靈勢必列於洪水
毒於猛獸天下之禍尙何可言此經緯之旨不得不
亟辨使人急守而無失也

三經二緯圖說

前人

卷之九

奎

知

知

知此字明之

仁此字發生

義此字立體

禮此字成就

信

信

信此字行之

仁爲體包四項但按次叙體用不得不分列使人易
曉再者知信雖分左右亦旋相爲宮裏面所包工夫
正多在入自會前二篇

重修東昇橋捐啟

詞意或有未明在按此圖推之則頭頭是道應用不窮矣
民國二十一年 康煥章 邑人

敬啟者邑城東關外舊有東昇橋創建於明初重修
於清季襟清泉而帶駿臺控聊攝而引弁博長虹卧

波形勝擬杜子之賦飛雁凝雪雄偉擅趙州之名徒
枉成而民不病涉緬我亞聖懿言乘輿濟而惠未均
霑笑彼鄭僑愚策風雪中驢背輕穩霜月間人跡道
遙高車駟馬相如之氣豪矣明月清風楊州之遊快
哉惜乎年代遠湮弓影浸消風雨摧殘龍雲陵沒冬
寒尋梅不有段家遺跡朝涉斲脛反憂殷已餘凶惟
深厲而淺揭詎人涉而叩石同人等術乏點金志切
銜石烏鵲填來尙斷銀漢之渡東南鎖處常留銅臺
之春扶杖藜而過聊咏霑雨隔溱洧相望無勞舉裳

卷之九

矣

輿梁落成願爲濟溺寶筏仁囊慨助藉作普渡慈航
增修冠縣監所碑記

康煥章

邑人

天下事因易而創難創而因也易因而創也尤難吾
冠監獄創建失考古者獄市並立定爾都邑修爾狂
陛總之不離乎與邑城同建者近是書缺有間姑第
弗深考訪諸父老清咸豐十一年教匪破城毀於火
重修於翌年秋粵稽前志冠縣監獄在縣署儀門西
卽今獄址其後補苴罅隙以黜以聖距今八十餘年
歷有修葺均之因也乾隆十五年爲趙公寬讞添築

優待室光緒三十年爲犯人作工增設習藝所民國十七年築南房一十八年築警衛室二又於男女未決犯置有專所勿使雜處一洗六班看管官婆苛禁之惡例補偏救弊已爲獄政創一新體制而其實襲沿前規略事更張究於圍牆舊制無大改革創而因者也二十年春侯公新亞來眠冠棊篆下車伊始卽兢兢以改良監獄爲急務奉 令成立改良監所委員協進會時進邑士而討論之乃爲之相其地勢揆其程式所夕擘畫詢謀僉同募洋千七百元鳩工庀

卷之九

七

材經始於二十二年一月一日落成於七月五日計於原有獄址添置工廠撤除檻械鐵窗風清非復當年之牛欄蠶室獄舍之改善也中隔一牆於東偏建南北房各三楹民刑兩犯分別羈押宇衡相望者男監所也又東偏拓地一方建南房三楹東房二楹犯婦絆婆列屋而居賓主東南者女監所也其北建南北房各三楹星耀戟門風鳴劍壁夜傳典籤而聲鏘然者警衛士任室也庾樓影射午槐蔭清案牘盈尺而亭翼然者管獄員官舍也舉向之星羅棋布散處

四方者聚而鈎心鬪角式比櫛於一門易舊以新化
零爲整防範較易周詳糜費亦覺減少且教誨感化
羣居觀摩收效良多一舉而三善備是舉也仍舊貫
而改作矣因耶創耶乃因而創者也後之人有善因
者創而因因而創精益求精爲吾冠固圉再進美善
斯善因因而善創矣嗟乎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
爲吏議不可對士庶人夙夜懷刑惕然於大車毳裘
納身軌物無復作奸犯科之行上之人又能道德齊
禮俾茲芸芸醜類革心向化以至刑期無刑訟庭落

卷之九

奕

花固屋生草並此牆屋而空虛之斯謂之臻上理而
成邾治斤斤於因也創也抑未矣東望仲尼廟堂必
也使無訟之嘉言余其穆然有遐思乎是爲記

送鄭戶曹

名僅字彥能
彭城人

宋蘇軾

遊徧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羸僮瘦馬從吾
願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
無羶東歸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又送鄭戶曹

是時爲冠氏令

水繞彭城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歲有餘哀

筆畫作宮池百子圖

文杏堂前千樹紅
雲舒霞捲漲春風
荒村此日腸堪斷
回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
看花人自爲花愁
荒蹊明日知誰到
憑仗詩翁爲少留

東風誰道大狂生
次第開花却有情
聞道紀園千樹錦
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莊歸冠氏二首

元好問

春華澹澹曉寒輕
野草搖風半自青
誰識杏花牆外

卷之九

李元

客舊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雲披離
楊柳無風綠線齊
寒食人家在原野
乳鴉牆外盡情啼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詩

元好問

少日鸞飛掣臂鷹
只今癡鈍似秋蠅
耽書業力貧猶在
涉世筋骸老不勝
千里關山高骨馬
四更風雪短檠燈
一餅一鉢平生了
慚愧南窗打睡僧

別冠氏諸人詩

戊戌秋八月初二日

元好問

隆準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門下呂布大星隕臨淮
尙想劉德輿置酒此徘徊爾來苦寂寞廢圃多蒼苔
河從百步響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應聲轉風雷
蕩蕩清河壩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盃
遲去聲君爲坐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
多乘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
在哉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

得樞字

彼美玉山果粲爲金槃實瘴霧脫蠻溪清罇奉佳客

卷之九

七

客行何以贈一語當加璧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
驅攘三彭仇已我心腹疾願君如此木凜凜傲霜雪
斲爲君倚几滑淨不容削物微興不淺此贈毋輕擲

冠氏雨中詩

金路鐸

氣肅關河萬里摧遠遊節物動悲哀人牛不見曉烟
重草樹有聲山雨來老矣何堪米鹽事中之安得聖
賢盍遙憐鶴髮孤雲底日望林梢一葉廻

冠氏趙莊賦杏花四首

元好問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襜褕花中誰有張萱

東舍茶渾酒味新
西城紅豔杏園春
衣冠會集今爲
盛里社追隨
分更親分手共傷
千里別低眉
常愧六年貧
他時細數平原客
看到還鄉第幾人

洪鍾遠震

明邑令姚本

虛樓雲外震聲傳
時透踈簷徹九天
村店鷄聲低落
月檜林鶴夢暗
飛烟晴空卜響殊
咸爾清韻知賢却
獨然安得靈鏞遍
寰宇激揚風度勝
陳騫

古塔高冲

邑令談自省

縹緲浮圖插碧空
馮虛四望極鴻濛
當庭日午留圓

卷之九

七

影隔激雲開印落
虹倚漢勢雄千尺
玉凌霄聲度百
鈴風行行直躡峻
嶒處呼吸潛通玉
帝宮

堤固桑林

前村隱約稱堤固
桑翠麻青遶烟霧
春靜篔簹黃鳥啼
夜深機杼明星渡
立黃我朱公子裳
布縷亦喜緩二賦
採桑元不願綺羅
贏得幾布作襦袴

冉子賢祠

姚本

清漣環玉暮祠開
楊柳堤連翠玉堆
露雨曉寒浮黍稷
烟燈夜永靜庭臺
山川遺恨虛南面
海岱留情拱

上合特喜塔前存古木新枝重帶茂陰來

談自省

先賢遺骨掩荒臺萬古猶稱南面才幾樹啼鴉飛欲
下千年靈鶴去還來娟娟梁月疑顏色寂寂碑文半
草萊尙論不須興感慨願將敬簡勒心裁

滄山靈廟

姚本

滄山當日是何山千古山靈壯廟顏霖雨淋漓呼吸
下風雷奔走指麾間秋空月落苔階濕春晝烟銷石
鼎閑上鼓誰將盃有應神功無日不盈寰

卷之九

三

辛莊禾黍

姚本

渺茫堪輿總茲土農業何獨新莊數蓑笠晚吹月下
風犁鋤曉潤烟中雨釀泉炊黍交神明租稅先將完
官府誰念五月糶穀時渾身汗漫流日午

花園風景

談自省

誰開金谷向城東岱色遙分入望中蝶夢睡酣香粉
重鳥聲啼碎夕陽紅偏宜春起尋桃徑更喜秋來傍
桂叢自是河陽多勝事野謳村酒更誰同

仙姑墓

姚本

紫鷓啼處杜鵑鮮開謝東風記幾年羽化只教傳葬
地霓裳誰認舞鈞天魂吟楚月秋蛩冷夢散巫山獨
鶴眠塵土早隨風燕落何言曹女却乘仙

教諭 陳以道

海上求仙不可知至今孤塚令人疑一般春草鳴春
鳥能似曹娥萬古碑

清水晚吟

姚本

清水城頭日欲落清水城邊烟漠漠日光醮水水沉
烟烟水澄凝碧如濯空月倒浸城上樓樓上天雲水

卷之九

三

底浮城下行人漫興思援筆對景書狂謳一謳碧天
何皎潔二謳碧水更清冽三謳人心天水同莫把塵
羶潤冰雪君不見暮夜却金堂懸魚高風千古騰吹
噓又不見董氏鄒鳩楊氏閣一炬徒足爲焦墟清水
誰將此地名往者來者無停旌借問幾個清如許不
愧途中清水吟

題六合亭

邑令 王照

尺地爲亭子常容客遠臨書聲散清曉鳥語下秋陰
引水忘饑渴誅茆破古今不知公自暇靜坐獨鳴琴

談自省

小亭名六合收趣徧春臺檻曲槐陰重窗虛竹影來
草玄臨墨沼浮白坐青苔不淺安仁興移花滿縣栽

其二

退食尋幽徑閑過六合亭茅茨渾不剪蘿薜任從青
樹色簷前落書聲檻外聽時眠北窗下蝴蝶夢初醒

草亭感懷

王照

高臺亭畔出攜客偶登臨花片飛晴雨槐枝落夕陰
交情新似舊世事昨如今時借薰風意聊鳴單父琴

卷之九

七

寄錢汝晦

公

籟

蒙公人

與君少小學城闕數載相從又相別祇今各在天一
涯鴻飛冥冥音書絕漁獵鄰莊冠氏秋石泉枕漱蒙
山月猶記同在燕京時南陌看花正如雪

新城門樓落成二首

梁

式

邑人

誰架虹梁海上來凌風閣是小蓬萊福星早自睢河
到圖書遙從岱嶽開

巍巍樓閣鎮城扉樓上天光接翠微大政餘閑時眺
咏彩毫直挹五雲輝

城冠氏二首

杜華先 邑人

千雉崇鏞護地靈
巡功不日荷維寧
樓中佳氣連天
白檻外流雲入雨青

誰將屏翰寄專城
畚插如雲次第成
萬井剪刀懸夜
夢于林砧杵入邊聲

奎樓

周延光

樓頭奎壁渺雲端
隱隱纍纍駐檻欄
閃爍珠輝天外
落光芒劍氣望中看
躋攀直欲探霄漢
翹舉應知插羽翰
遙望三台高燭處
爲題臺彩喜彈冠

卷之九

奎

王萬祺

奎光高燭冠城隈
蚤起穿雲百尺臺
虎座疑從天上
設豹文旋逐霧中開
松筠色凜千年秀
桃李陰森此日培
莫道文翁勞案牘
庭閑時爲注書來
文閣峻嶒結構奇
依稀與岱闢宏基
入窻蒼翠松圍
盪一水滌迴沙築堤
杯酒平分銀漢色
短歌下逐彩雲飛
野人送目凭欄久
愛月渾忘露濕衣

高天祐

十插峻嶒百尺樓
溟濛紫氣望中收
星臨奎壁分天

象勢接恒華拱帝州一代文明開井檻千家禮樂錯
田疇春回笑舞河陽令花擁雲簧術玉謳

錢憲南

危樓縹緲五雲齊四望烟光翠欲迷地擁靈區誇聚
井星躔分野正當奎筆峰插面重霄聳劍氣凌霄北
斗低遙憶凌烟稱盛事風雷從此化鯤鯢

趙光遠
邑人

層樓突兀倚星躔佳氣晴搖萬里天道是蓬瀛君不
信五雲日日擁遊仙

卷之九

矣

杜華先

縹緲層樓俯太空鬱葱佳氣隱鴻濛西崑詞賦千秋
業東壁圖書半畝宮月上綺疏丹嶂曉風生樽俎桂
花紅譽髦偏自宜秋色樸棧登歌興不窮
選勝藏書擁妙才驂驪車騎踏城隈西臨大陸千峯
出東望齊州九點開縹緲雄圖千氣象氤氳佳氣見
樓臺放衙不耐馮陵意授簡偏宜數舉杯

錢允燦
邑人

碧空縹緲掛飛樓面面煙光入望收天厰星河垂間

氣地迴巖樹抱芳洲風雲曉動于林色礎杵寒敲萬
戶秋愧我登臨無遠興婆娑誰繼晉風流

曹昕 邑人

嶙峋樓閣碧雲重佳氣霏微入望濃岱色遙連籠貝
闕漳流曲抱擁芙蓉清砧練搗千家月遠戍風播萬
壑鐘徒倚雕欄頻咲咏絃歌聲度遍花封

穆文煥 邑人

樓閣崔巍綺陌東齊州十二此稱雄天垂玄象開昌
運氣轉青陽湧碣宮檻外絃歌聲裊裊坐中烟樹色

卷之九

七

葱葱登臨不任憑陵意欲賦無能愧國工

李茂華

樓閣冲飛接玉京屹然文筆峙孤城窻含秦岫風雲
壯簾捲洙源雨露清春煖沙堤看躍馬秋高溟海快
搏鵬從知奎聚人文兆直與凌烟共紀名

郭承眷

崇崗斜抱雉城偏縹緲飛樓勢欲仙自是文明闕象
緯居然瓊構薄雲天磴迴烟樹千村渺窻閃晴霞萬
里鮮呼吸直看通帝座憑誰佳句問青蓮

收駿臺

黃立極

燕昭昔費黃金築魯甸今看收駿臺自是文光輝斗
極故教奎閣倚雲開千峯岱色簷前落萬頃滄波檻
外來從此東南多秀氣占星螢已應三台

談自省

縹緲崇臺逼上穹翠屏環抱鬱菁葱雲聯岱嶽千峯
合水接滄溟一脉通莫訝地靈蟠魏博應占人傑聚
岐鄴燕昭不久收名駿冀北行看萬馬空

趙光遠

卷之九

七

神機原出驪黃外唯是方臯識異才一入天閑空冀
野燕昭不用築金臺

杜華先

畫閣峻嶒碧幾尋天高日暮氣蕭森千家自話縣魚
事萬里誰知相馬心綠耳嘶風臨曉月霜蹄縮地壓
城陰燕山自是多雲錦莫羨瑤池嘆滯淫

錢允燦

東南佳氣碧氤氳入望層臺盡紫雲冀野橫分沙漠
色魯天遙劃岱宗雲干金不惜收名駿一顧懸知自

絕羣多少龍驤還伏捩翩翩思耀五花文

曹 昕

信道方臯饒鑿裁直從捩下識真才但看龍種披圖
出不數驪珠照乘來駮駟從今空冀野黃金急羨築
燕臺登臨幾度馮高望雲錦騰蛟亦快哉

穆文煥

嶮嶮誰崇百尺臺大夫曾此闕蒿萊天闕欲借霜蹄
馭冀野爭看雲錦開漫謂燕昭搜駿骨還知伯樂識
真才按圖取次收神品櫪下寧惟郭隗哉

卷之九

堯

談自省

宏文館闢臨東井奎聚咸賡濟濟歌敢謂作人同樸
棧還期鳴鳳集卷阿才杼入斗青緇富詞振千軍白
雪多滿架鄴侯書可讀窻虛夜月莫蹉跎

杜華先

碣石宮開問字年誰人不羨使君賢斗間龍氣雙峯
合池上鳳毛五色鮮彩筆乍含星野動靈珠長傍月
華懸聚奎此日占東井合譽應垂太史編

錢允燦

風流仙令此談經魯國諸生借寵靈光動五雲瞻列
宿祥占百里聚多星于時彩筆凌駘雅終古斯文識
典型蚤見晶瑩于太乙夜來藜火已青青

曹 昕

公門桃李鬱蒼蒼掩映新開萬仞壻筆吐五花凌碧
漢座懸一鑑照明璫甘棠已滿郊原蔭丹桂行飄月
殿香奎聚應知占太史好將多俊獻明光

胡士標 邑人

絃歌爲政雅能文揮塵譚經向夜分千載圖書看造

卷之九

八

士一時才子盡知君滄溟波動詞場色秦嶽行瞻錦
繡雲禮樂三千應已定仙郎一出有誰羣

奎樓落成志喜

杜華先

樓閣新開象緯懸東南佳氣自翩翩喜星雅近魁三
象揆藻行瞻尺五天縹緲雲中窺岱嶽睥睨海上辨
燕然絃歌佇看英雄起樸棧流聞日月邊

談自省

披襟長日坐逍遙玄覽從知破次寥密蔭頓清三伏
暑幽香時送半庭椒客來鶴引松間道人定花歌水

向橋我亦前身王子晉相期乘月弄笙簫

杜園大雅堂

談自省

草堂獨搆水之濱興味蕭然迥不羣一曲瑤琴松上月數竿修竹檻前雲渴來便吸金莖露倦去方拋玉檢文豈是地偏心自遠從來大雅孰如君

王母臺

杜華先

不盡風烟向晚收花宮高處最宜秋四維垂碧天籠野一鑑流輝月沁樓龍劍紫光連斗極鳳琴清響帶溪流冷風作馭雲爲馬便欲乘之汗漫遊

卷之九

全

泉

杜華先

一幅青山上流泉瀉我心相看雨無語如聽伯牙琴

芙蓉

杜華先

大未芙蓉花清秋照池水何似春風顛紛紛落桃李

杜華先

我愛此君好停停傍午軒數竿青未了猶自長兒孫

收駿臺

湯以栢

地接祥雲五色開英雄延攬喜登臺黃金市駿原無價紫電空羣羨異才一自九方題牝牡定知千里別

駑駘天涯郭隗傾知己若箇趨風選乘來

奎樓

湯以栢

百尺樓成萬古崇棠陰匝遶動春風龍光隱見青霄外蜃氣升沉紫霧中千仞丹梯通月窟羣髦彩筆貫文虹登高欲賦星辰滿夜色蒼蒼逼斗宮

聚奎書院

湯以栢

一時桃李聚宮墻握得明珠滿袖光東井復躔奎璧度五星仍聚斗箕旁春雷震疊鯤鯨動子夜昭回雲漢章千載菁莪沾化育文翁治澤海流長

卷之九

全一

遊仙姑墓

清朝趙亮采
邑人

廟古人稀叢綠苔春郊徐步漫徘徊庭空月照青鸞降松茂雲開白鶴來蓬島有津登渡岸長門無賦脫輪廻仙藏何與曹瞞事儉筆亂題銅雀臺
仙姑了道遊蓬瀛盡道荒邱是墓塋旣已登仙身復死黃冠猶自學長生

文廟古栢行

趙亮采

崇眺宮墻裏森森古栢蒼柯蟠棲鶴老根據蟄龍藏雨露聖賢澤幹楨家國慶微風鳴樹響韻比絃歌長

謝冠邑舊治士民赴東郡稱祝

邑令李文耕 雲南人

兩載清泉愧剖符士民猶記老迂儒
躋堂遠道來觥祝製錦鴻詞麗壽圖
火烈自慚師古拙風淳翻恐失民愚
指將好樣勤規倣康樂和親望作孚

冠人士以甘棠八思詩見寄感賦二律

結組東邦二十年重來就熟詔從天

擢湖北按察使旋調回東推

心只信誠堪矢弼教無能拙自憐
風景每常懷黛水

鄒平水名雪泥劇不忘清泉甘棠誌愛吾
何有父老情深

卷之九

三

倍惘然○遠道慙勤寄錦章引來舊話緒偏長
還淳

劇愛民之質

王午冬冠士民赴東郡稱觴謝詩有火烈自慚師古拙風淳翻恐失民愚之句

學古仍須士自強報國鴻文歸大雅承家儉德是良

方諄諄爲我都人語各勵前修達帝閭

題善善錄後兼寄趙西樵明府

硃玉珠魚混兩途得從文獻証非誣
發微自是微能顯好德還因德不孤
保障繭絲空有辨鷹鷂鸞鳳已全輸
匆匆又策膠西去未久焉能與衆孚

奉和趙西樵明府卽贈

補拙徒勤感正長新詩浣誦倍倉皇政成滇水綿遺

愛先生祖官滇建水牧口碑在人先生繼治錦學冠

州闕報章耕量移清泉正值先生自滇鴻澤劇憐鳴

未息駿臺欲問景全荒冠民勤儉質直易與為善耕

也神君父事兼師事求艾常懷水一方

恭和趙西樵先生元韻即贈

劉大紳雲南人

峭華湖畔賦秋聲難弟難兄有令名紳官山東新城

為同寅懷古寸心多感慨論人雙眼最分明竭來此地

稱循吏更向何年到列卿喜遇五華山下客時紳忝

卷之九

益

書院昆池解後水清清

漢代龔黃去不遙末流人自隔重霄如公等輩聲相

應是處生靈氣已調窮谷蠻夷皆赤子盛時天日見

清朝鄧侯謝令殊推輓莫道衢歌語甚囂

甘棠百里久成林宣髮猶堪碧玉簪下士羣奴門外

立勸農一騎野間尋公庭不碍橫秋水鄉思休教赴

夜砧先生時宰元謀將三載士民交如我啁啾成小

鳥長空遙想鳳鸞音

昨宵月照太華西起舞愁聞半夜鷄得道未能如水

乳談文誰復忘筌蹄死

謂今兄秋渠

生車笠心心印南北

輪轅事事違欲送微軀風力緩夢中先逐白雲飛

濟南遇趙秋渠同年

劉大觀

仰縣人

一別十五年嶺南七千里此地忽逢君鬢毛已蒼矣

燈前兀相對紛紜雜悲喜寒蛩四壁吟瑟瑟秋風起

哭易州刺史趙秋渠同年

心勞民事病因成易水蕭蕭有泣聲雪後春山皆縞

素書來老淚任縱橫鵲華月夜明湖舫耿斬風流鄭

墅觥

謂耿仲容斬橋村鄭秋池

朋舊英靈頓消盡只留孤鶴一哀

卷之九

全

鳴

先君子司鐸冠邑閱十三年壬午春重履舊遊

感賦二律

王厚慶

福山人

戲陳俎豆記莘莘去此高堂僅四旬別後卅年真一

曠歸來白髮有雙親先經杖履春風地賸得闕山久

客身古道班荆誰識我故交多半老沉淪

舊有宮牆已半頽口碑猶在未轟雷諸生自昔尊胡

瑗將毋於斯感楚萊天爵無如師最貴國人那料我

重來相逢惟有松知己三十年前小秀才

遇趙氏故宅感賦

風雨趨庭假數椽此間嬉笑憶當年幾時瓦解遭塵劫半圯垣危漬突煙零落海棠三月雨蕭森蘆荻九秋天前番門外驅車過棟宇崇宏尙宛然

西樵弟憂旱之什抑鬱殊甚詩以砭之

趙錫蒲

徹夜雷聲萬馬奔不聞甘雨到荒村花陰樹底親農圃薄宦空囊是弟昆負郭有田皆易主引泉種竹尙留孫於今時事貧非病善誘癡兒且杜門

卷之九

矣

病裏新詩五內煎胡爲旱魃虐心田將來霖雨蒼生福此夜鷄聲祖逖鞭閱世維艱皆玉汝遭家多難但由天人情翻覆尋常事已覺今年勝去年

留別清泉書屋諸子

權邑令

張

恪南皮人

三旬彈指去來今一派清泉一片心小住未能求赤子多清偏覺戀青衿秋鴻本以賓爲號夏雨終慙化不深策馬留連謀贈別鴛鴦刺後少金針

不遣驪歌唱路岐東風應有再來時團圞家屬中秋月清苦宦囊一卷詩仕路嗤余如廢物文壇望汝作

雄師使車漸近平山道莫誤黃花後會期

奎樓聳秀

杜若棟

靈秀鍾奎樓城隅作砥柱峻嶒聳半空上應五星聚

衛河新漲

前人

萬古源泉水分流入衛河沿堤春雨霽激濺漾晴波

絲堤春柳

前人

境內名區推絲堤勢長延巨鴨窩河北村名西春深柳色

隨津轉碧浪翻空鶯亂啼

仙塚傳奇

前人

卷之九

全七

古塚荒涼朔女真降鸞驚異悟前因仙踪莫使流傳
誤甄氏羞稱賦落神

弇廟靈泉

前人

魏魏弇廟繞煙青泉有瀾兮碑有銘卅六知時酬德
政甘霖底事禱山靈

木棉花市

前人

冠氏土宜宜木棉源開衣被仰前賢人家紡織資交
易吉貝盈筐細數錢

鶴署古槐

清幽官舍誌清泉臃腫孤槐不記年聞過軒間留鶴
夢南柯高處噪新蟬

文杏詞壇

前人

詞章秀發在新春詠和由來約縉紳桃李園開曾夜
宴飛觴醉月雅懷伸以文會友溯清泉彷彿杏壇泗
水邊把酒坐花乘逸興催詩擊鉢效前賢詩稿腹成
聯畫稿輕拈筠管灑蘆藻繽紛四面繞闌紅碎錦經
題色更好色映華箋勗妙思高朋座滿幾撚髭枝頭
香襲衫巾馥正是清談得意時迄今遺址留名和燕

卷之九

八六

語依然入雅韻誰賓誰主留懷人猶記當年元好問
收駿臺懷古

前人

從來相士喻相馬一顧羣空冀北野臺築東南勢峻
嶒當年騏驥歸大廈神駿品格超驪黃上駟星應天
閑良賞邀青眼塵寰外得意嘶風繞玉堂才呈千里
爲知音控縱頓傾伯樂心崇基巍峩久已矣名勝流
傳並黃金

茲將歲貢生申開選咸豐辛酉紀變詩數首及烈
婦行數則摘錄於後

二月十九日夜間城陷

宛然聖世舊蒼生何事煽惑輒動兵徹夜焚燒光燄
燭荒涼已遍卧牛城

城陷後至二十五日又入城焚掠

班聲劍氣勢如雷驚駭旗匪今又回多少樓臺連鶴
署可憐一炬盡成灰

三月初二日賊又復進城

金鼓喧填震遠天旌旗蔽日裊烽煙虎狼近更猖披
甚可是誰家善保全

卷之九

九

五月十四日兵初來冠余家被掠

日望大兵至苦海拔蒼生如何一入境罹害先編氓
猶憶初來時壺漿敬以迎先以賊相詰後惟財是營
吾宅數十楹往來駐戎兵穴地兼穿墉得錢互相爭
牛馬憑恣取針脂任縱橫物無一或遺瓦缶及酒鐺
視彼洶湧勢鷄犬亦共驚一事惡更劇衣服刼痴兒
與之一稍吝劍戟手共擎古言兵猶火然今吾知誠

南匪初至

驍騰萬馬急雷霆南匪猖披遍野墉羽矢激連干堞

白狼烟飛接九天青雨淋長夏殤魂笑風蕩荒城戰
血腥殺戮此時誰是賴紅旗今日底生靈

烈婦行

烈婦一姚氏一張氏吾友姚公化原子
媳與女也南匪來時各攜子女三人因
避亂於班家莊賊掩至見
勢不能免同投河而死

女子重堅貞臨時惟自斷憶昔南匪來家人共離散
有女河畔啼骨肉同避亂豈知馬上賊以爲人中粲
策馬逼隨行勢孤難力扞目睹河流清洶洶勢浩瀚
寧葬河魚腹豈肯生偷旦相抱投水中匈奴空劍按
露草同垂淚天地日光暗有時立平橋幾回增浩歎

卷之九

李

安烈婦行

烈婦姓楊氏美姿容四五月賊氣正
熾時時入其家搜財物見氏心艷之
氏恐難免
入室自縊

我友一日發幽情捉我代作烈婦行作行必須眼如
炬詞涉雷同甚無語我問烈婦事如何友先使我將
墨磨始言此女性如金節烈堅貞本素心憶昔賊匪
火旗豎雷鼓敲擊聲聲怒搜物括財復掠人紅粧多
少蒙烟霧此女初聞意慨慷閨中卸却羅襦裳倘逢
變故拚一死不使匈奴玷王媵孰料羣奴果至門先
索資財又索樽內有登徒數惡少渾向烈婦笑語溫

烈婦睹之內自計此時裁決故非細荆璧欲保機不
平事到臨時焉能濟默自回房結錦條謹延玉頸靜
不號瓊枝甘殞梁上命誰謂彩鸞非英豪吾聞此言
心暗喜學術今不避奔鄙援筆敬作烈婦行百世輝
光增閭里

四烈婦行

烈婦一許氏一張氏一鞏氏一郭氏皆斜店人皆不甘賊汚投井而死者

嗚呼烈女赴義何從容扶持綱常真女宗薰風赤日
忽慘淡義烈磅礴正氣鍾冠西村墟臨古渡詩書名
門舊族聚斜店於中更翹然閨秀嫻淑堪指數九秋

卷之九

九

南匪捲塵來戎馬驍騰撼雲樹囊物搜財括細弱到
處誰敢擾其怒有四烈女抱堅貞不畏賊奴逞恐怖
引頸就刃甘一死掩袂悽愴成嗚咽忍氣吞聲淚暗
彈整妝且復挽青髮潔白心自凜冰霜清淨詎肯任
汚穢縱然淫兇逼相從四女智計齊時生故給賊匪
使前行翻身投井全節貞異日宸章示旌揚他年姓
字常芬芳畧陳敬待輜軒採一思貞烈心徬徨德何
決絕志何勇能明大義振綱常嗚呼四女能明大義

振綱常

過安莊迷糊陣

康煥章

邑人

八陣圖開憶孔明誰知善陣別留名
蔓煙亂颭旌旗影風鶴疑看草木兵
氣貫長蛇迷首尾途逢老馬識縱橫
軍中娘子渾多事遺與征人苦夜行

再遊仙姑祠

前人

拈花前度拜仙容鶴駕鸞輿蕊露濃
霓羽不知何處去留與宮女說元宗